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_____

華中師範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

1891—1892 年俄国饥荒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 李宇隆

申请学位学生类别: 全日制硕士

申请学位学科专业: 世界史

指导教师姓名: 罗爱林教授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硕士学位论文

1891-1892 年俄国饥荒研究

论文作者：李宇隆

指导教师：罗爱林 教授

学科专业：世界史

研究方向：俄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8 年 5 月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The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M. A Degree in History

By

Li Yulong

Postgraduate Program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upervisor: Luo Ailin

Academic Title: Professor

Signature _____

Approved

May. 2018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华中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允许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 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非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不属于保密范围，适用本授权书。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同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布，并可按“章程”中的规定享受相关权益。同意论文提交后滞后： ☐半年； ☐一年； ☐二年发布。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摘要

1891-1892 年俄国发生了一场因粮食歉收而引发的大饥荒。它是俄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给因人口迅速增长而很大程度上依靠黑麦维持基本生活的帝俄带来巨大灾难。短短一年多，俄国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文化销声匿迹，整个地区满目疮痍。本文试图从饥荒爆发的经过入手，分析饥荒恶化并造成重大灾难的原因，揭示其对俄国产生的影响。

正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溯 1891 年俄国大饥荒的历史背景。通过追述饥荒的时间、范围及过程，厘清饥荒四个阶段的发展脉络，为了解俄国 1891 年大饥荒的真相提供一个整体的认识。

第二部分，分析俄国大饥荒发生的原因。虽然大饥荒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干旱导致大片作物歉收，但俄国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乃是引起饥荒并造成严重后续灾难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因素。1861 年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政府长年累月施行的榨取性政策以及帝国脆弱的救灾体系都加速了饥荒的爆发。而政府对饥荒的消极反应、救济工作迟滞最终使天灾演化成灾祸，酿成 19 世纪俄国历史上的最大饥荒。

第三部分，论述官方层面的救济行动。随着危机的升级，中央政府逐渐从间接救济改为直接救济，并设立非常委员会来应对危局。政府实施公共工程，推行以工代赈，帮助灾民克服暂时的生活困难，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省级和地方长官也参与救济，省长作为内务部的代理人，承上启下，协调各方救灾力量，地方自治局则深入灾区参与救济。饥荒暴露了俄国腐败的官僚体系，各级政府权限不清、政令不通，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格局，导致延误救灾。

第四部分，论述民间救济行动。在此次饥荒中，社会救济扮演了官方救济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在某些地方政权力量薄弱的地方，地方慈善委员会扮演了基层救济的主导力量，而社会名流托尔斯泰则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进行慈善募捐，设立粥厂，开办食堂，乃至向海外求援。美国民众则纷纷捐钱捐物，在国会否决拨款运输物资的情况下，自行租船运送物资帮助俄国民众。社会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各级政府的救济负担和压力，缓和了社会矛盾，彰显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第五部分，探究本次饥荒的影响。首先引起俄国经济的普遍衰退，饥荒造成的损失需经多年恢复。其次，饥荒引起社会结构发生较大改变，加之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整个社会思潮日趋激进化，原先的集权统治不再适应，人民纷纷要求对现行土地制度、地方机构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帝俄的统治根基。

关键词：俄国；饥荒；救济；地方自治机关



Abstract

In 1891-1892, there was a great famine in Russia due to poor harvests. It was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Russian history, and it was a disaster for the Russian empire, which relied heavily on rye to maintain its basic life. In just over a year, the population of Russia has fallen sharply, the social economy has been badly damag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disappeared, and the whole region is full of sor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famine and the causes of the major disasters from the outbreak of famine, and reveals its influence on Russia.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date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By tracing the time, scope and process of the f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stages of famine was clarified and a whol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of the great famine of 1891 in Russia was provided.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famine in Russia. Although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Great Famine was the drought caused a large crop failure, Russia's own economic structure was a prerequisite and necessary factor that caused famine and caused serious follow-up disasters.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serf system reform in 1861, the government's long-lasting policy of exploitation, and the imperial fragile disaster relief system all accelerated the outbreak of famine. The government's negative reactions to the famine and the delays in relief work ultimately led to natural disasters that evolved into the worst famine in Russian history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relief action at the official level. As the crisis escala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adually changed from indirect relief to direct relief, and set up a special committee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public works, implemented work relief, helped the victims to overcome temporary difficulties in life, and laid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aster areas. At the same time, 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ors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relief. The governor, acting as an agent of the interior ministry, is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the relief efforts of all parties, and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 bureau i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relief efforts. The famine exposed the corrupt bureaucracy of Russia, an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were unable to understand and decree, and from top to bottom formed a complex network pattern, leading to delays in disaster relief.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he folk relief operation. During the famine, and social relief plays an indispensable complement official relief, weak places in some place regime, where the charity commission played the dominant force in relief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ile celebrities Tolstoy used his lofty prestige charities, set up factory of porridge, and open dining room, and even to overseas for help. Americans have donated money to help the by chartering their own boats while congress vetoed funds to transport supplies. Social relief has alleviated the relief burden and pressure of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lleviated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emonstrated positive social function and cultural function.

The fifth par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is famine. First of all, it caused a general recession in the Russian economy. The losses caused by famine need to be restored over the years. Secondly, the famine has caused a major change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addition to the impact of Marxism, the entir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has gradually radicalized. The original centralized rule no longer adapts, and the people have asked for reform of the current land system and local institu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shaken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le of Russia.

Key words: Russia; famine; relief; zemstvo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绪 论	1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1
1. 选题缘起	1
2. 研究意义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 国外研究现状	2
2. 国内研究现状	7
(三) 研究方法和路线	8
1. 研究方法	8
2. 研究路径	8
(四) 论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8
一、1891-1892 年俄国饥荒的经过	9
(一) 饥荒来临前俄国农业概况	9
(二) 农民陷入绝境 (1891 年 10 月-1892 年 2 月)	12
(三) 死亡高峰来临 (1892 年 3 月-1892 年 7 月)	15
(四) 饥荒逐渐消退 (1892 年 8 月-1892 年 10 月)	17
二、1891-1892 年俄国饥荒产生的原因	18
(一) 自然灾害的侵袭	18
(二) 1861 年改革的局限性	20
(三) 政府的榨取性政策	23
1. 农业投入不足	23
2. 政府为推进金本位制的实现而牺牲农民利益	24
(四) 1861 年改革后的粮食保障体系及其缺陷	27
1. 1861 年改革后的粮食保障体系概述	27
2. 1861 年改革后的粮食保障体系缺陷	29
三、俄国官方的饥荒救济行动	33
(一) 中央政府的救济措施	33
1. 内务部的灾情调查	33



2. 财政部的财政措施	35
3. 铁路危机及政府对策	37
4. 非常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救济措施	41
5. 公共工程及其失败	44
（二）省级机关的救济行动	48
（三）地方层级的救济行动	51
四、社会救济行动	55
（一）民间救济	55
（二）知名人士的救济活动——以托尔斯泰为例	56
（三）海外救济——以美国为例	58
1. 美国新闻媒体对俄国饥荒的报道	58
2. 美国民众的捐赠情况	59
3. 依特加的救济经历	60
五、俄国大饥荒的影响	63
（一）俄国经济的衰退	63
（二）社会力量的发展及社会思潮的激进化	65
（三）农民暴动与土地改革	68
（四）改革地方自治机关体制势在必行	70
结 语	73
参考文献	74



绪 论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1.选题缘起

俄国饥荒（1891-1892）是俄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菲吉斯在其著作《一个民族的悲剧：俄国革命史（1891-1924）》中认为发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的这场大饥荒是帝俄统治晚期的一个转折点。这场危机带来的社会反应削弱了沙皇政权，实际上结束了自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以来的反改革时期^①，迫使政府刻不容缓地推行社会、财政、交通、政治和农业方面的改革。

然而，就目前而言，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国内学界只有少数学者涉及。因此，笔者试从这次饥荒爆发的背景入手，分析本次饥荒的灾难成因，全面详尽地展示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饥荒的救济过程，进而揭示其对 19 世纪晚期整个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方面的影响，力图将 1891-1892 年大饥荒以更为全面、真实的图景呈现在世人面前。

2.研究意义

对 19 世纪晚期俄国饥荒的回顾、分析、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可以检视 19 世纪晚期帝俄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及其效能。

1891 年大饥荒比较全面的揭示了俄国政府的运作过程。由大臣会议到农村公社的一整套从上至下的国家机构在灾难中被迫作出反应并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可以说，1891 年的饥荒是对 19 世纪晚期帝俄政权行政管理水平的检验，也是对革命前帝俄政权生存能力的考验。

其次，可以以饥荒为切入点，了解 19 世纪晚期俄国的土地问题。

1891-1892 年饥荒是 19 世纪晚期俄国农业危机的集中体现，而农业危机本质上是土地问题，也是 19 世纪晚期俄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无论是自由派、民粹派亦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与政策上的冲突都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饥荒的爆发与其说是歉收导致的，不如说是俄国农村长期贫困衰败的恶果。如果不把农民从农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就会长久陷入贫穷的泥淖。农村公社操纵、包办一切，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每个农民要为集体负责，实行强制性的平均主义。令人沮丧的不定期重分土地、播种地块不合理，都使得对土地漠不关心靡然成风。而最高统治者和上层官僚中的保守派沉溺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从未动摇过维护村社的立场，坚信村社是化解所有社会和政治灾难的灵丹妙药，村社制度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9 世纪末期饥荒频频发生，仅 1891-1892 年饥荒就有 70 万人死亡。足以证明农村公社在 19 世纪最后 20 年实质上既不能庇护任何人的利益，也无法防备饥荒，同时挫伤了所有人的积极性。继续维持这种毫无希望的农村公社，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不能养活持续增长的俄国人口，更深层面的私有化改革是摆在俄国社会面前的唯一历史选择。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学者对于俄国饥荒的研究起步较早，其研究无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皆已达到较高的层次。对于 1891-1892 年俄国大饥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饥荒的定义及饥荒的成因

国外学者对饥荒的定义及饥荒的成因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依据资料，总的说来，有三种界定饥荒的方法：（一）通过强调过高的死亡率来界定饥荒，其成为饥荒与饥饿、挨饿和营养不良之间的分界线^①；（二）没有具体地区分饥饿和过高死亡率，而是依据缓解受影响人口所受苦难而需要外部援助的程度，来定义饥荒^②；（三）基于共同特征来定义饥荒，这些共同特征包括早期的征兆，导致饥饿，并且在更大规模地出现过高死亡率的社会现象^③。由于饥荒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无法仅仅通过一种简单的定义来了解饥荒的本质，在此笔者采用第三种方法，即共同特征定义饥荒。布鲁斯·柯里认为“饥荒可被视为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它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特征。当社会、经济、行政管理结构已经处在压力中并受到一种或者多种具体的破坏性因素进一步激发时，各种因子会加速多种（饥荒）特征的发生，其中一个因素的明显表征就是普遍的营养不良。”^④ 本文将采信这一定义来探讨俄国饥荒。

① G B. Masfield, *Famine: its Prevention and Relief*,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② Hari Shanker Srivastava, *The History of Indian Famines 1848-1918*, Agra: Sri Ram Mehra, 1968.

③ Bruce Currey, "The Famine Syndrome: Its Definition for Preparedness and Prevention in Bangladesh", *Ecology of Food and Nutrition*, Vol. 7, No. 2 (Feb., 1978), pp. 87-97.

④ Bruce Currey, "The Famine Syndrome: Its Definition for Preparedness and Prevention in Bangladesh", *Ecology of Food and Nutrition*, Vol. 7, No. 2 (Feb., 1978), pp. 87-97.



从饥荒的成因来看,学界有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是马尔萨斯主义,其具体观点为:“饥谨似乎是大自然最极端、最可怕的手段。人口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土地创造人类生活资料的速度,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流行病多发季、时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可怕的队形进击,杀死无数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谨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恢复平衡。”^①马尔萨斯主义对饥荒的理解可以归结为传统的 FA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饥荒是由粮食供应减少造成的。

另外一种更新颖的理论就是阿玛蒂亚·森的权利理论。通过对印度、孟加拉、撒哈拉、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饥荒问题的实证研究,阿玛蒂亚·森对传统的 FAD 理论提出质疑。在《贫困与饥荒》^②中,他认为传统的 FAD 理论未能深入研究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因而只能对饥荒的因果机制做出十分有限的解释。于是,阿玛蒂亚·森提出了权利理论。权利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将关注重点从食物供给转到特定群体对食物的获取能力上,阿玛蒂亚·森并没有否认 FAD 作为一种理论对饥荒的解释能力,他反对的是 FAD 把粮食产出下降作为饥荒发生的唯一因素。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很多时候饥荒并不体现为食物供给总量的下降。他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饥荒:直接权利失败和交换权利失败,前者是通过直接生产得到的,后者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从生产得到的直接权利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自然环境(如是否干旱或者洪灾),交换权利则更多的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商品的价格比。粮食产出的下降直接影响到权利理论的第一种权利失败,可见 FAD 只是阿玛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的一个维度,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拥有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上述有关饥荒定义、成因的综合叙述为研究俄国大饥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 1891 年俄国饥荒概述性著作

在对俄国 1891-1892 年饥荒的研究中,理查德·罗宾斯所著《1891-1892 年俄国饥荒:帝国政府对一次危机的应对》^③,是研究此次饥荒的权威性著作,也对本文的写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全面展现了 1891 年俄国饥荒的全过程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从分析饥荒的成因入手,继而详细介绍了俄国的粮食储备制度,并认为俄国这种实物和资金相结合的储备方式为非常时期的救助提供了灵活的选

①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St. Paul's Church-Yard, 1798.

② [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③ Richard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择,有利于减轻歉收和饥荒的影响。罗宾斯谈到了俄国政府对饥荒的救济,比如政府成立非常委员会,向受灾省份提供财政援助,为灾区采购粮食和燃料,设立灾民饮食站,开展公共工程建设。针对人员和货物运输采取特殊措施,下调农产品运输费率,为灾区人员和货物运输提供一系列财政优惠。政府通过系列法令制定农业政策,并采取从科学实践层面扶持农民经济的长期措施。粮食救济的资金来源包括中央粮食基金、地方粮食基金和村社实物储备。中央粮食基金用以弥补地方资源的短缺,当地方无法完全满足粮食和播种需求时,可以申请中央粮食基金贷款。如果中央粮食基金不足,那么政府将额外拨付预算资金用于救灾。作者还涉及非官方的救济,比如民间志愿团体和地方慈善委员会的救济,他们募集款项、开办食堂、设立粥厂,如契诃夫甚至在灾区担任医务工作者,救治霍乱灾民。因此,作者对沙俄政府的救济措施总体上持正面看法。

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菲吉斯在其著作《一个民族的悲剧:俄国革命史(1891-1924)》^①中如实地记录了从1891-1892年大饥荒到1924年列宁去世时的俄国社会发展。大饥荒带来的社会反应大大削弱了沙皇政权,在本书结尾处菲吉斯写道,“斯大林政权的基本元素齐备:一党执政、恐怖系统和个人崇拜。”^②作者在此书中对大饥荒带来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作了一番独到的见解,认为大饥荒使得民众对沙皇政权产生了不信任,并使得在1880年代处在低潮的民粹派又活跃起来。同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兴起,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就饥荒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激烈地论战,最后马克思主义者胜出,很多民粹派则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整个社会在饥荒带来的危机后变得激进化。以上这两本书是系统研究俄国大饥荒的著作。还有一些著作从各自的角度对饥荒进行探讨。

(3) 探究 1891-1892 年俄国的饥荒成因

柯蒂斯著作《19世纪俄国农民》^③从19世纪农民史的角度谈到了1861年改革后俄国的农业危机。作者认为19世纪俄国社会的突出特征即村社—等级的封闭性使不同等级利益相左,自然保证专制制度在实施对内政治改革过程中左右逢源。结果这一切使整个农业—农民政策的保守方针得以延续数十年,早该解决的土地占有和土地利用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作者在最后一章谈到1891-1892年严重歉收和饥谨迫使政府拨出1.62亿卢布巨资赈灾,有力地证明了农村局势不妙,改革迫在眉睫。弗兰西斯·M.沃特斯的《土地所有制和俄国农民的财政负担(1861-1905)》^④中,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③ J. S. Curtiss,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④ Francis Marion Watters, *Land Tenure and Financial Burdens of the Russian Peasant: 1861-190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作者认为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财经政策使得农村面临更大的压力。维什涅格拉德斯基致力于卢布价值的稳定和金本位的建立，为了达到这一远大的目标，必须促使财政预算平衡，减少债务，改善贸易差额。农民则被强迫将更多的谷物输往市场，甚至以自己的口粮为代价。同时加大农村地区税收，将整个农村榨干。到了 1891 年，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政策的恶果最终凸现出来。因此，作者认为维氏是俄国饥荒的罪魁祸首之一。

J.N.韦斯特伍德的《俄国铁路史》^①则认为尽管 1891 年俄国发生了歉收，但事实上高加索地区的收成很好。灾难的影响主要限制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中央农业区。由于铁路网的不完善，从高加索地区到灾区几乎没有铁路，外地粮无法运进灾区。因此，作者认为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够，而是因为流通不够。

相关论文也分析了本次饥荒的成因。詹姆士·西姆斯的《19 世纪末俄国农业危机：一个不同的视角》^②研究了农村地区真实工资水平和农民债务水平，认为在伏尔加河流域农民主要的补充收入是寻找季节性的农业雇佣机会。当干旱不仅影响谷物价格上涨，而且还使农村工资下降和工作机会缩减的时候，情况就会恶化。奥尔加·克里斯普的《19 世纪晚期俄国财政政策和金本位制》^③探讨了当时粮价飞涨的原因，他认为 1891 年俄国粮食供给发生短缺的消息引发卢布汇率下跌，吸引着俄国粮食的出口，国内粮价飞涨，远远高于 1890 年——某些地方的粮价甚至比正常年份高 60%。为此政府出台了出口禁令，在出口禁令生效前的两周里，黑麦价格暴涨，仅敖德萨港就出口了几乎 200 万普特的粮食。克里斯普认为这使得俄国黑麦面临严重短缺，并推断政府的出口禁令实际上抬升了粮价。《1891 年歉收：地力衰竭，技术落后和俄国的农业危机》一文^④则通过探究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各粮食品种的产量和各地区饥荒年份的粮食产量来研究饥荒的原因。他认为饥荒年份的粮食产量并没有与正常年份差距很大，驳斥了地力衰竭导致饥荒和技术落后导致饥荒的论调。

埃里克·M.约翰逊在《1891 年俄国饥荒中的人口统计，不平等和权利》^⑤中为 1891 年饥荒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他认为 1891 年的饥荒更应该从区域的视角进行探讨，从而将俄国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是较发达的非农工业区（NAIR），第二个是中东部农业区（CEAR），第三个是南部农业区（SAR），并利用大量图

① J. N. Westwood, *Soviet Railways to Russian Railway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② James Y. Simms, "The Crisis in Russian Agri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Different View", *Slavic Review*, Vol. 36, No. 3 (Sep., 1977), pp.377-398.

③ Olga Crisp, "Russian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Gold Standard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6, No. 2(1953), pp.156-172.

④ James Y. Simms, "The Crop Failure of 1891: Soil Exhaustion,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and Russia's 'Agrarian Crisis'", *Slavic Review*, Vol. 41, No. 2 (Summer, 1982), pp.236-250.

⑤ Eric M. Johnson,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 2015), pp.96-119.



表分析这三个地区不同时段的人口死亡率并用线性回归法论证饥荒期间死亡率的增长和人口迁移率之间的关系。约翰逊认为中东部农业区是俄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也是饥荒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同时中东部农业区的诸省向非农工业区迁移或者打工的人口越多，则该省份饥荒死亡率越低。而南部农业区在饥荒中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相反由于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在饥荒后取代了中东部农业区成为俄国的粮仓。

(4) 美国援助与俄国饥荒

在俄国的大饥荒中，收到大量来自美国的援助，考察美国的援助对研究此次饥荒大有裨益。埃德加的《俄国 1891-1892 年饥荒：用蒸汽船“密苏里”将美国面粉输往贫困农民》^①记录了作者在美国各个州筹集粮食，克服重重困难将粮食输往灾区的往事。在俄国农村的救济活动中，他目睹了俄国农村的破败和饥民的惨状。该回忆录对了解美国救济和饥荒时期的俄国农村很有帮助。乔治·S·奎恩的《1891-1892 年俄国饥荒中的美国救济》^②则详细描述了美国在饥荒中的救济过程。从得知灾情、筹集款项，到国会辩论否决拨款租用轮船，最后在一批基金会和私人的组织下对俄国展开救济，整个过程可靠有据，是记录美国对俄救济的一份详实的材料。查尔斯·埃默里·史密斯的《俄国饥荒》^③描述了他作为美国部长在俄国分配美国救济物资的往事，包括 5 艘载满食品和其他物资的船，价值 75 万美元，对了解美国救济很有帮助。

乔纳斯·斯塔德林的《在托尔斯泰的土地，俄国饥荒和暴政的经历》^④和《与托尔斯泰在俄国的饥荒中》讲述了托尔斯泰的救济经历，比如开办食堂，募集捐款，开设粥厂还利用自己的声望设法从美国求援。巴特利·罗克的《危机中的行省：1891-1892 年俄国饥荒中的坦波夫省》^⑤则从俄国的一个行省角度来考察俄国饥荒中的救济情况。他在文中以时间为坐标轴详细介绍了坦波夫省在危机当中的应对措施，包括省级食品供给委员会的成立、赈恤和农贷计划的实施等，并以案例的方式研究了斯帕斯克和莫尔尚斯克县的救济管理方式。继而分析了饥荒期间该省行政机关遇到的挑战和随后的调整，最后评估了该省救济的效果。理查德·罗宾斯的

① William Crowell Edgar,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 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② George S. Queen, "American Relief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1892", *Russian Review*, Vol. 14, No. 2 (Apr., 1955), pp.140-150.

③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p. 541-551.

④ Jonas Jonsson Stadling, *In the Land of Tolstoi: Experiences of Famine and Misrule in Russia*,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⑤ Bartley Rock, *A province in crisis: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in Tambov provinc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5.



《1891-1892 年饥荒前夕俄国的粮食救济体系》^①论述了 19 世纪 60 年代改革以后的俄国粮食储备制度，并分析了俄国通过《粮食保障条例》建立的三级粮食救济体系的各种缺陷，并指出地方自治局只到达县级而不能下村，致使村民和地方自治局之间产生很大隔阂，更使得地方自治局的救济功能无法很好的发挥。

此外，也有学者探究本次饥荒的影响。詹姆士·西姆斯的《1891-1892 年俄国饥荒的经济影响》^②重点分析了饥荒造成的经济后果。他通过大量的图表和数据分析了俄国饥荒对俄国粮食贸易的打击，以及饥荒引发俄国财政的透支，使得俄国财政在 1891 年爆发大规模赤字。西姆斯指出饥荒对灾区牲畜的影响是长期性的：饥荒造成灾区的牲畜数量急剧锐减，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恢复元气，上述造成了金本位计划夭折。而俄国为了稳定受饥荒影响大幅下跌的卢布汇率，不得不大幅度提升国家银行的贴现率，造成俄国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上升、信用紧缩，进一步加剧了俄国经济的衰退。又因俄国的财力已经无法提供其发展所必须的资本，这又使得法国的投资成了沙皇政权继续存在的保证。

2.国内研究现状

就目前而言，国内尚未出现有关俄国 1891-1892 年饥荒的专门性著作，只有两篇论文涉及到该研究领域。姚理谦《1891-1892 年的俄国饥荒》^③对俄国饥荒做出了简要介绍，作者从人口的快速增长、谷物出口的大幅增加、农村工资水平下降以及农业歉收等方面阐释了俄国饥荒的成因，并评价了俄国政府的救济措施，但没有谈及政府救济的具体过程和饥荒的影响。钟建平的《俄国国内粮食市场研究（1861-1914）》^④主要探讨了俄国的粮食储备制度和歉收年份的粮食救济，作者认为俄国政府及地方自治机构通过直接救济和实施公共工程，增加市场粮食供给，稳定民众生活，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外已开始系统研究 1891-1892 年的俄国饥荒，相关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但专门著作并不多。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加深研究。

① Richard G. Robbins, "Russia's System of Food Supply Relief on the Eve of the Famine of 1891-9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5, No. 4 (Oct., 1971), pp. 259-269.

② J. Y. Simm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60, No. 1 (Jan., 1982), pp. 63-74.

③ 姚理谦：《1891-1892 年的俄国饥荒》，《青年与社会》，2013 年第 3 期。

④ 钟建平：《俄国国内粮食市场研究(1861-1914)》，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 年。



（三）研究方法和路线

1.研究方法

第一，本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主要是以历史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相关原理为指导，遵循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力求对 1891 年俄国饥荒的过程、成因和救济过程及影响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理解。

第二，借助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探讨 1891-1892 年俄国饥荒的成因及其影响。

2.研究路径

本论文采取的主要研究路径是通过阅读英文文献以及相关的中文译著和文章，找出其中与本论题相契合的内容并加以分析利用，力求全面反映 1891-1892 年俄国饥荒的整个过程。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探讨 1891-1892 年饥荒的成因，救济过程及其影响。文章以时间为标尺简述此次饥荒的具体经过后，将重点分析此次饥荒的成因，并力图展现官方和非官方的救济过程并做出评价，最后探究本次饥荒对俄国造成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本文的难点主要在于研究资料较少。1891-1892 年俄国饥荒研究属于历史研究中的冷门，目前国内学术界对 1891-1892 年饥荒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相关专著问世。因此，可供笔者参考、借鉴的文献资料相对有限。本文主要依据外文资料，由于论文写作时间有限，对部分史料提炼加工不足或未及充分消化吸收，对有些问题的分析尚不够深入。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国内学界提供有关俄国 1891-1892 年大饥荒比较全面的事实真相，充实相关研究；二是借鉴阿马蒂亚·森的权利理论分析大饥荒的原因，并由此引出值得借鉴的历史教训。



一、1891-1892 年俄国饥荒的经过

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长期制约着俄国的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俄国粮食产量波动系数明显高于美国、法国和英国等世界主要农业国家。^①1891 年极端的天气是导致俄国农业歉收的主要原因，食物严重缺乏引发饥饿，造成人口大量地死亡，进而演变成饥荒。直到 1892 年秋季，充沛的降水保障了农作物正常的耕种和生长，粮食产量的恢复以及政府大规模的救济行动才得以应对饥荒，解决了人民的“生存危机”。

（一）饥荒来临前俄国农业概况

19 世纪最后 20 年，粮食产量的增长在大多数时候本足以满足人口需求。从人均来看，农村人口的粮食消费水平在 1883-1887 年间增加了 0.45 吨/人，1896-1900 年间则增加了 0.48 吨/人；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水平增长稍慢，1883-1887 年增加了 0.38 吨/人，1896-1900 年增加了 0.39 吨/人。^②1889 年，富饶的南方地区谷物产量相对较低，但中央地区（中部黑土区和伏尔加河中游）的谷物产量相对较高。1891 年，干旱影响了伏尔加河中游和中部黑土区，致使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急剧下降。所幸南方地区依旧维持了较高的粮食产量，富有的南方省份不得不通过减少出口来减轻粮食歉收带来的不利影响。

表 1-1 1870-1891 年主要粮食的种植结构（占总播种面积百分比）^③

年份	欧俄（50 个省）				全俄（72 个省）			
	小麦	黑麦	大麦	燕麦	小麦	黑麦	大麦	燕麦
1870-1874	18.5	37.4	7.8	19.3	--	--	--	--
1883-1887	17.8	39.9	7.7	21.5	--	--	--	--
1888-1890	19.9	37.8	7.9	21.4	--	--	--	--
1891	19.9	39.8	9.7	20.5	--	--	--	--

1870-1891 年，俄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增加，尤以大田作物增幅最为显著。大田作物中小麦、燕麦、大麦、双粒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增加，豆类作物如豌豆等种

① 钟建平：《饥荒时期俄国粮食储备和救济制度研究》，《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4 期。

② S. G. Wheatcrof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60-193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 47.

③ Eric M. Johnson,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uary 2015), p.103.



植面积减少。经济作物中，大麻、马铃薯播种面积增加，亚麻、大豆播种面积减少。南部草原地区、乌克兰第聂伯河两岸以及中部黑土区的粮食生产增速突出；伏尔加河沿岸，特别是伏尔加河下游省份则慢得多。东南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初期出现下降，到 70 年代勉强超过 50 年代的水平。非黑土带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西部地区平均产量稳步增长，中部非黑土区的粮食产量持续下降。其他非黑土带地区中，只有乌拉尔山脉西麓地区的粮食产量出现明显增长。表 1-1 显示了欧俄的主要粮食种植结构，图 1-1 清晰地展示了 1870-1891 年主要粮食播种面积增长趋势。



图 1-1 1870-1891 年主要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趋势图^①

1891 年的俄国经历了自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农作物歉收。从全国范围看，1891 年的谷物产量(包含豌豆)减少了 2.57 亿蒲式耳，降幅 21%。^②如果将燕麦计算进去（燕麦既可为人食用又可以做动物饲料），1891 年的谷物产量比 1883-1887 年的均值减少了 3.48 亿蒲式耳，降幅 20%。^③通过对农村地区的人均谷物占有量的统计计算（未将城镇地区列入统计范围），1889 年人均谷物量为 723 磅，1890 年是 855 磅，1891 年降至 622 磅。

当然，俄国所有地区遭受灾害侵袭的程度不尽相同。东南部地区，特别是顿河流域以及伏尔加河中游的低地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从敖德萨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维亚特卡，不难发现这些地区以及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至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地

① Eric M. Johnson,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uary 2015), p.103.

② E.Levasseur &R.H.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5, No.1 (Mar.,1892), p.83.

③ E.Levasseur &R.H.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5, No.1 (Mar.,1892), p.83.



区，灾害都很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地方曾经是俄国最富饶、最有生产力的地区。受灾省份主要包括下诺夫哥罗德、图拉、喀山、辛比尔斯克、萨拉托夫、奔萨、萨马拉和坦波夫等 13 个省份。从西南边的库尔斯克到东北边的维亚特卡，纵贯 1400 公里，覆盖面积 1031000 平方公里，几乎是法国面积的两倍。据官方 1896 年的统计，大约有 27647000 人口遭受灾害。^①

1891 年，这些地区比俄国其他地区遭受了更为严重的酷寒与干旱。这片广袤区域拥有广阔的平原，地势东低西高，东边临近伏尔加河左岸，西边毗邻海拔 250 米的高原。平原南北温差大约为 6 度，冬季均温与芬兰相似，为 -8℃ 到 -14℃；夏季气温和法国中南部的温度相近，大约为 19℃ 到 24℃。然而，1891 年这些地区的冬季均温则跌至 -20℃ 到 -40℃。1891 年，这些地区降水稀少，年降雨量大约为 40-50mm，喀山地区一年只有 90 天有降雨。^②由于森林的稀缺，法律规定，这些地区的农民既不能随意砍伐森林用来劈柴烧火，也不能砍伐森林来开垦种植。广袤的平原缺乏任何有效的防护来抵挡夏季炎热的南风 and 冬季寒冷的东风。当酷寒与干旱来临时，这一地区比俄国其他地区更易遭受灾难。

1890 年上述省份的总粮食产量是 6.57 亿蒲式耳，1891 年降至 3.59 亿蒲式耳，相差 2.98 亿，降幅达 45%。而整个俄国则减产 3.48 亿蒲式耳，仅上述 13 个省份就降低了 2.98 亿蒲式耳，占总减产量的 85%。^③

寒冷和干旱导致粮食严重减产，1891 年两种主要的谷物大麦和小麦产量分别降至平时的 63% 和 79%。^④更糟的是，农民的主要食物——黑麦作物，产量降至正常情况的 30%。^⑤黑土地的核心省份受灾尤其严重，沃罗涅什省的黑麦产量比正常情况下减少了 75%，喀山减产了 67%，坦波夫省则减产 65%。^⑥与之对应的是这些省份的黑麦人均产量急剧下降。1891 年沃罗涅什的人均产量仅 0.08 普特，而过去两年平均为 14.98 普特。喀山的人均产量为 2.22 普特，与往年人均 10.94 普特相去甚远。坦波夫省似乎受灾较轻，人均 5.14 普特的产量，而 1889-1990 年，人均产量

① E.Levasseur & R.H.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5. No.1(Mar, 1892). p.87.

② E.Levasseur & R.H.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5. No.1(Mar, 1892). p.88.

③ E.Levasseur & R.H.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5. No.1(Mar, 1892). p.83.

④ S. G. Wheatcrof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60-193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44.

⑤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

⑥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



则高达 17.32 普特。^①因此，粮食尤其是黑麦减产不仅给俄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更是关乎广大民众生死存亡的大事。

尽管俄欧地区的农业产量远低于正常年份，但灾害的影响主要限制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中央农业区。在西南地区，乌克兰和新俄罗斯，农业产量与 1883-1887 年时期相比仅有少许降低。在非黑土地地区省份，农业产量仅比平均情况下略微减少。此外，高加索地区的收成很好。在 1891-1892 年该地区将是欧俄饥荒区的主要食物来源。

粮食产出大幅缩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农民生活。干旱引起粮食减产，尤以 1891 年最为严重。粮食产量的大幅下滑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不尽相同，由于粮价暴涨，拥有余粮的农民可以大赚一笔，而那些没有足够余粮、并且需要从市场上获得生活所需的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到粮食短缺、粮价上涨的影响。在俄国北部，很多贫穷的农民不能从自己或租种的土地上获得足够维持自己日常生活的粮食，他们非常需要来自工业、城镇和林业的工作机会，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在南部地区，农民主要的补充收入是寻找季节性的农业雇佣机会。但持续干旱引发的作物减产、粮食歉收意味着不需要太多劳动力，农民希冀的季节性工作也极难获得。二十个欧俄省份完全或部分的粮食歉收，令俄国农民的民生问题变得十分严峻。

（二）农民陷入绝境（1891 年 10 月-1892 年 2 月）

尽管从总体上看，粮食歉收和农民余粮的下降是饥荒的直接原因，但是从个体的角度分析，饥荒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收入的下降，燃料的短缺，税收的影响和得到救济的可能性都会决定每个农民在饥荒中的生死存亡。于大多数俄国农民而言，每年的粮食收成就是生活的一切。粮食不仅仅意味着食物，也意味着衣服、燃料、饲料、赋税，农业必需品和所有生活必需品的获取。当歉收发生时，就意味着所有生活资料都会发生短缺，生活质量严重下滑。

饥荒带给农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他们饱受冻饿之苦。黑麦是俄国人的主食，正常年份中 90% 的黑麦用于家庭消费。每年至少需要 6.84 亿蒲式耳的黑麦维持农民生计，而 1891 年只收获了 5.23 亿蒲式耳，造成 1.61 亿蒲式耳的缺口。假如将人均谷物消费量估计为 6.9 蒲式耳，那么 6.4 亿蒲式耳将能够养活 9200 万人，仍然有 1.17 亿蒲式耳的缺口。^②在黑麦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农民不得不寻找新的代替品，“饥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

② E. Levasseur & R. H. 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55, No. 1 (Mar., 1892), p.87.



饿面包”是受灾地区最常见的代食品。这是一种由多种原料混合而成的代食品，包括藜属植物、稻草、树叶、树皮、橡果，土豆，有时掺杂少许面粉。“饥饿面包”是一种淡黄色的面包，口味苦涩，几乎没有营养价值，长期食用易导致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并伴随头痛、呕吐和腹泻。不良的饮食结构和食物匮乏极易导致疾病。是年冬季，很多饥荒省份爆发了斑疹伤寒症，坦波夫情况最好，只有少数人感染，萨马拉和喀山的发病人数不断攀升，辛比尔斯克则饱受疾病肆虐，该省平均每 80000 居民只配有一名医生，许多人在贫病交迫中死亡。1891 年底上述地区死亡率高达 50%，农民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①

饥饿不仅是一种让人难于忍受的生理现象，同时对人身体的摧残也是致命的。一个幸存者描述了在饥饿状态下人们身体的反应：“当缺乏必需的脂肪和糖供应时，人们的身体开始萎缩，皮肤变成土灰色、起皱、人的面貌明显变老。即使是儿童和婴儿，面孔也变得苍老，眼睛变大，向外凸出，无法转动。整个人看起来瘦骨嶙峋。全身浮肿，特别是躯干、脸和肚皮肿的厉害。身上的皮肤出现肿块，经常溃烂。人也特别容易疲劳，呼吸和心跳加速，瞳孔放大，开始出现饥饿性的腹泻。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最轻微的动作都可能导致心力衰竭，所以人们躺着不能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陷入半清醒状态一周左右，就会随着心脏停止跳动而死亡。”^②

同时，歉收也造成了纺织品的短缺。农民的衣服多是用自家纺的亚麻和羊皮制成的外套，但亚麻也像其他作物一样歉收。粮食的歉收还导致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在很多情况下，保暖的羊皮在早秋时节就被拿去换得面包，破旧的粗布制品又小又旧，很多家庭被迫足不出户来抵御严寒。为了出门搜寻食物，有人从破旧的衣柜中胡乱拼凑缝制衣服。随处可见苍白的、两颊凹陷的小孩被送到慈善厨房，他的父亲衣衫褴褛，母亲只套了一个麻袋遮挡躯体。

1891 年的冬天是多年以来最冷的冬天，这不仅令粮食收成大幅下滑，还使得生活取暖变得十分困难。长久以来，俄国农村的房屋结构粗糙，往往只有一个房间，房屋中间有类似壁炉一样的设备，人们围着它聚集在房间里取暖。而今，粮食的歉收导致了燃料的稀缺，而树林稀少，使得人们只能燃烧稻草。在许多村庄，超过一半的房屋茅草屋顶被拉下来用作燃料，或者作为牲畜的食物。通常情况下，几个家庭连同他们的牲畜挤在肮脏的小房间里来维持体温，但同时也加剧了患病的几率。

1891 年的冬季，灾区人民面临生死考验，为求生存，农民不得不出售甚至直接

①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 546.

②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53.



吃掉用于农业生产的牲畜。在萨马拉，1891年初秋时的1160300匹马中有600000匹被杀，460000头牛后来只剩下180000头，之前的20万头羊，现在所剩无几。下述村庄的详细数据展现了饥荒给农村带来的致命打击。在安妥诺夫卡村，319匹马只剩下40匹，伊索芙卡村的227匹马剩下23匹，索洛夫卡村马匹数量从240匹降至20匹，加拉戈夫村的400匹马仅剩23匹。在帕特洛夫村，秋季时有500个家庭有马，饥荒过后只剩下200家保有马匹，阿尔尼夫村的养马人家减少了60%。萨拉托夫省，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马，八分之一的牛。在坦波夫，超过一半的牲畜死亡。沃罗涅日的官方数据表明，400000匹马在一月份就只剩下100000匹。农民不得不在牲畜价值急剧下跌的情况下迅速处理了它们。饥荒过后，俄国需要多年时间弥补饥荒造成的牲畜损失。^①

负债和税收方面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农村危机的严重性。数据显示农民年税拖欠的增值，从1880年的27%增长到1898-1900年的119%。^②虽然政府减轻了伏尔加河流域和中央农业区的税负，但对于一贫如洗的农民来说仍是负担重重，税收负担几乎令农民陷入绝境。

饥荒来的如此迅猛，政府和社会一时间无所适从，对于灾民的援助似乎只是杯水车薪。以萨马拉为例，1888年该省的总人口为2264384，官方表明有1368000人陷入贫困需要救济。但只有964500人从地方自治机构获取了救济。剩余400000人只能依靠私人慈善团体接济。^③因为津贴有限，有三分之一的贫困者被排除在救济名单以外。地方自治组织不得不规定18-55岁的有能力工作的农民不予救济，甚至两岁以下的儿童也被排除在外。这些人只能通过分享其他受救济者的食物维持生命。甚至对那些接受救济的人来说，救济物资也非常短缺。按照规定，每人每月能够获取平均5.5普特粮食的救济折合198英镑，但正常情况下，每人至少需要348英镑救济。^④

19世纪末的俄国发生了一场因粮食歉收而引发的大饥荒。它是俄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给因人口迅速增长而很大程度上依靠黑麦维持基本生活的帝俄带来巨大灾难。短短一年多，俄国人口锐减，受灾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文化销声匿迹，整个地区满目疮痍。

①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 548.

②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 548.

③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547.

④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547.



（三）死亡高峰来临（1892 年 3 月-1892 年 7 月）

1891-1892年的大饥荒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由于饥荒来势迅猛、波及范围特别广、破坏性特别大，造成了俄国的普遍饥谨。而政府对饥荒不算积极地应对以及救济工作的迟滞更导致了这一时期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一历史性悲剧不仅造成俄国人口的大量损失，人口构成发生很大改变，社会结构也出现重大变化。

1892 年 3 月初，俄国饥民开始大规模的死亡，人口损失十分严重。由于俄罗斯帝国的首次人口统计直到1897年才得以实行，因此难以统计饥荒期间的确切死亡人数。然而，各省政府的人口统计数据 and 估算有助于厘清相关人口数据。根据1897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帝国总共有129211113人（94188750人居住在欧俄地区）。^①1851年时欧俄地区的人口估算约为52797685人，到1891年时人口约87467000人，据此推算人口的增长率约为每年1.27%。^②根据K.大卫·帕特森（K.David Patterson）对欧俄地区五十个省份人口死亡率的概述，1870-1900年间的年平均死亡人口是295万（除去饥荒年份），1892年记录的死亡人口为360万，比年平均死亡人数还要多65万。^③这65万的死亡人口与A.M.安菲莫夫（A. M. Anfimov）在1960年时的统计是一致的。图1-2显示了1870-1900年间的人口死亡人数，高峰期是在189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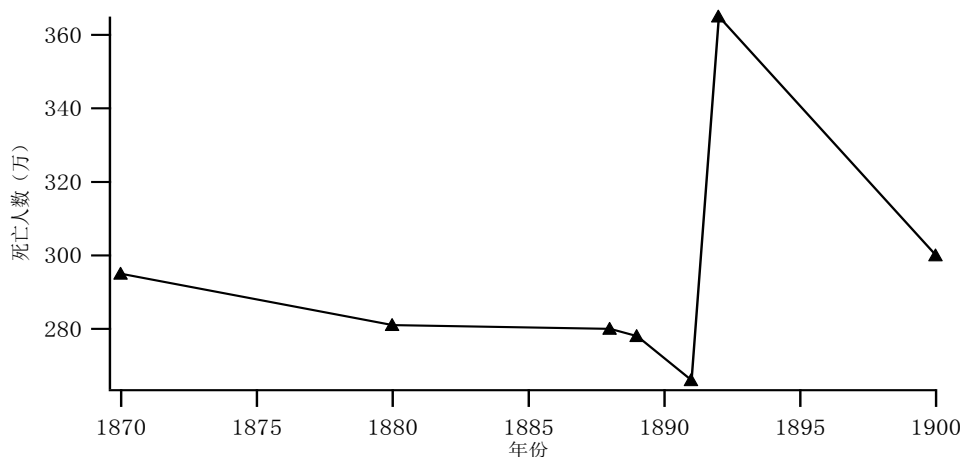


图1-2 1870-1900年间的人口死亡数量^④

- ① P. Kropotkin, "The Population of Russ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0, No. 2 (Aug., 1897), p.198.
② Burton Richard Miller, *Rural Unrest During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Kursk Province, 1905-1906*,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1.
③ K. David Patterson, "Mortality in Late Tsarist Russia: A Reconnaissanc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 No. 2, (August., 1995), p.180.
④ K. David Patterson, "Mortality in Late Tsarist Russia: A Reconnaissanc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 No. 2, (August., 1995), p. 192.



1892年多出65万的死亡人口，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饥荒形势严峻的地区，谷物歉收导致大批民众饿死；二是由于1892年夏季爆发的霍乱造成了饥荒之后的死亡率的大幅上升。饥荒造成的死亡，与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婴儿死亡率上升密切相关。根据官方数据，1890-1893年间，欧俄地区出生的人口下降了10万，部分是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生育能力下降和卵巢功能受损。此外，流产、胎死腹中以及儿童死亡人数亦可依据相关数据推算。资料显示，1891年，波尔舍夫卡（Borshevka）地区的总人口为1980人，有92人死亡，其中58名是感染了疾病的儿童，比上一年增加了八倍。在该省份，死亡人口中44%为饥荒中病死的一周岁以下的儿童。^①这表明饥荒对于儿童来说是最可怕的威胁，可能由于母亲无法对孩子进行恰当的护理，亦或因为断奶过早导致婴儿抵抗力下降。研究表明，饥荒中死去的20万人口都在互相接壤的四个省份：萨马拉、萨拉托夫、乌法和沃罗涅日。与地方上的人口比例相对应，饥荒对上述省份的影响是全国平均受影响程度的四倍，死亡率高达58%（这超过了全国平均死亡率的三倍）。^②在同一区域共有九个省份的人口死亡率达到27%，仅这些省份估计就有327767人死亡。^③另一方面，麦角中毒和消化性中毒以及真菌感染造成的食用谷物中毒，都是经由母乳传播造成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

伴随饥荒而来的是各种疾病的蔓延。饥饿使人体的抵抗力严重下降，除了心脏病以外，所有常见的疾疫都大肆逞虐。特别是1892年爆发的霍乱，来势凶猛，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是饥荒时期最严重的疫情。1892年7月，由于农民长时间忍饥挨饿，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下降，抵抗力大不如前，加之受灾地区糟糕的卫生条件，中部黑土地区及伏尔加河中游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霍乱，根据波克罗夫斯基的数据，1892年欧俄十六个省平均死亡率的上涨大多是饥荒及其所带来的霍乱所引起的，死亡率从1881-1890年的3.76%上涨到1892年的4.81%，其中直接死于霍乱的人口大致认为是103364人。^④据其数据推算，1892年，在饥荒中死去的人口大约为406000人。可见，直接死于霍乱的人数竟然达到饥荒总死亡人数的25%左右，以至于当时俄国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非饥饿造成的死亡，而是大规模的各类疾疫。

霍乱与饥荒的交叉影响对俄国广大农村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地狱。极高的死亡率不仅使人口明显下降，劳动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扰

① Steven L. Hoch, "Famine, Disease, and Mortality Patterns in the Parish of Borshevka, Russia, 1830-1912",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2, No. 3 (Nov., 1998), p. 361.
② Mary Kilbourne Matossian, "Climate, Crops, and Natural Increase in Rural Russia, 1861-1913", *Slavic Review*, Vol. 45, No. 3 (Autumn, 1986), p. 469.
③ Mary Kilbourne Matossian, "Climate, Crops, and Natural Increase in Rural Russia, 1861-1913", *Slavic Review*, Vol. 45, No. 3 (Autumn, 1986), p. 466.
④ Richard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75



乱。与此同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广大受灾民众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倾向，加深了阶级隔膜，对此后帝俄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饥荒逐渐消退（1892 年 8 月-1892 年 10 月）

随着 1892 年 8 月以后饥荒逐渐消退，人口大规模死亡的现象得以缓解，这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1892 年秋季的降雨直接缓解了伏尔加河地区和中央农业区的旱情，粮食收成基本恢复正常水平。其次，政府的援助极大地帮助了受灾民众。1892 年的前三个月，政府花费了大约 150000000 卢布即 75000000 英镑用于救济，六月份之前的救济资金不少于 200000000 卢布。^①以萨马拉为例，政府援助持续了十个月，花费总共七百万美元。三分之二的人口通过地方自治组织领取了救济，剩下的三分之一大约 100 万灾民依靠私人慈善团体渡过难关。第三，许多民众积极参与救灾活动。各类私人慈善团体包括广大女性勇敢的面对灾难和困难，尝试着参与救援工作，照顾病人。据悉灾荒之际，一个援助之家可能要照顾 20 个人，她们的无私奉献缓解了灾难，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赞美。^②第四，霍乱疫情的缓解，此次霍乱属于 19 世纪欧洲流行病传播总体过程中的第六次霍乱流行病，大部分霍乱遇难者死于 1892 年 7 月，此时，实质意义上的饥荒已经结束，随着人口营养水平的恢复，抵抗力的加强，以及流行病学的周期规律，霍乱疫情在 1892 年 8 月以后得到了缓解，死亡率开始下降。

1891-1892 年的大饥荒在旱情缓解以及救济较为及时的情况下渐渐消退。虽然饥荒持续时间不是特别长，但却暴露了俄国从政府到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俄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帝俄 20 世纪的历史走向。

①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548.

②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550.



二、1891-1892 年俄国饥荒产生的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周期性发生的饥荒是一种长存的现象。虽然 1891-1892 年大饥荒的出现是大片作物歉收直接引起的，但俄国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乃是引起饥荒并造成严重后续灾难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因素。1861 年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以及政府长年累月施行的榨取性政策更是加剧了农村的贫穷落后。对于 1891 年的歉收，沙皇的官僚机器最初着眼于国家利益而非对农民福利的无私关怀，使其应对迟缓，救济措施迟迟不能贯彻，使得粮食歉收最终演变为发生在 19 世纪俄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饥荒。

（一）自然灾害的侵袭

就农业的特性而言，与其它产业相比，农业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最甚。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等极端天气对粮食产量有很大影响，异常天气还会给粮食的储存和转运带来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是个弱势产业。而 19 世纪的俄国农业甚至像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农田耕作一样，非常容易受到天气、病虫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1891-1892 年的饥荒最初是由 1890 年和 1891 年的恶劣天气造成的。1891 年的寒冷和干旱肆虐着俄国大地，1890-1891 年的冬天比以往来的更早、更冷，在一些地方 10 月下旬就已出现霜冻，加之寒潮的影响，降雪量比往年减少。^①由于 1890 年干燥的秋季推迟了播种时间，农作物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生根，因此降雪量减少和过早地霜冻对农业危害尤甚。整个冬季全国均温在-20℃到-25℃之间，伏尔加河以东地区气温更跌至-30℃到-40℃。^②随着新年的到来，降雪有所增加，但强风往往将雪吹进了森林和矿山，导致农田没有得到足够的雪覆盖。气象条件对冬季作物，尤其是小麦产生了不利影响。2 月底到 3 月初，随着春季到来，气温有所回升，但进入耕地的径流量依旧很小，伴随新的降雪，3 月中旬气温急剧下降。^③从那时起直到 4 月上旬，一直是低温和大风天气。从 4 月中旬开始，气温开始稳步上升，天气变得异常干燥。除了俄罗斯西南部，全国降雨很少，黑土地区的旱情绵延整个夏季。

① Richard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

② S. G. Wheatcrof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60-193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p.49.

③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



^①在某些荒芜的地区，井和池塘早已干涸，农作物和草场由于炎热的天气而枯萎。强烈、干燥的风带走了表层土并将尘土竞相吹过牧场和农田。农业部的几个记者报道说，“在盛夏的森林和树林里，树叶枯萎，一并被大风吹走，显露出一派秋天的景象。”^②

根据降水数据以及文献记录，稀少的降雨量导致1891年冬季成为欧洲过去150年中最干燥的冬天之一。欧俄地区经常发生干旱气候导致的谷物歉收，在1891年到1995年之间至少发生了16次干旱的情况（平均每6.5年发生一次）。4月初，在察里津连续96天没下雨，萨拉托夫也有88天没降雨，而奥伦堡地区河床干涸的时日已逾100天。^③在受干旱影响的区域中，有15%的地区温度异常值大于一摄氏度。在19世纪，发生干旱的欧俄地区有50%的区域已经遭受过五次严重的旱灾。虽然1891年的旱灾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它造成的社会后果使得它成为历次旱灾中最为重要的一次。

天灾直接导致农作物减产。中部和东南部的17个省份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与1883-1887年度相比，农作物的平均收成下降了45.4%。^④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草原东部一带的奥伦堡省，收成下降了73%，在草原与森林草原边界处的沃罗涅日则下降了百分之69%。^⑤这场灾难波及了欧俄三分之一的地区。所幸，乌克兰南部的草原地带、顿河流域的一部分以及高加索山脉北部一带没有发生旱灾，在1891年还获得了丰收。但对全国而言影响不大。在欧俄地区的50个省份，粮食总收成比1883-1887年平均下降了26%。^⑥

政府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1891年7月3日，内务部大臣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Ivan Nikolayevich Durnovo）伯爵和一名亚历山大三世的顾问写信给皇帝描述坦波夫乡村令人不安的农业现状：“冬季作物大规模歉收，我们面临饥饿之虞。情况到了最严峻的时刻，需要政府立即支援。”^⑦大臣也密切关注16个欧俄省的事态发展情况，1891年的夏天见证了自18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农作物歉收。如今，俄国的粮仓——广阔的黑土地区将处于荒废状态。12月底杜尔诺沃估计有

^① Charles Emory Smith,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 543.

^② Richard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

^③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62.

^④ E.Levasseur & R.H.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5. No.1(Mar, 1892). p.84.

^⑤ David Mo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eppes Vasilii Dokuchaev and the Harvest Failure of 1891”,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5 (2005), p. 162.

^⑥ David Mo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eppes Vasilii Dokuchaev and the Harvest Failure of 1891”,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5 (2005), p. 162.

^⑦ Eric M. Johnson,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uary 2015), p. 97.



1250 万人需要政府的救济。^①

然而，上述数据未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各地的受灾程度不可执一而论。即使在饥荒重灾区，也并非全部严重减产。在受灾地区的中心地带，仍能发现收成良好的作物。此外，在某一省内，农业收成的分布方式影响着庄稼歉收对人口的影响。与农业收成集中在一两个县、省内其他各地一无所有相比，各县农田均匀分布的省份，人均受灾程度较轻。例如，沃罗涅什省尽管庄稼完全歉收，但从人均需求的角度来讲，情况比萨马拉或者辛比尔斯克这两个庄稼歉收不那么严重的地区要乐观，因为沃罗涅什的庄稼分布地更加均匀。^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俄欧地区的农业产量远低于正常情况，但灾难的影响主要限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和中央农业区。在西南地区、乌克兰和新俄罗斯，农业产量与 1883-1887 年时期相比仅有少许降低。^③在非黑土地地区省份，农业产量仅比正常情况下略微减少。此外，高加索地区收成很好，在 1891-1892 年冬天这一地区将成为欧俄饥荒区的主要救济物资来源。^④

当然，自然灾害并非 1891-1892 年饥荒发生的唯一因素。正如现代社会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它也是社会各方面衰退的综合体现。只不过突如其来的旱灾加速了灾难的到来，使得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浮出水面。

（二）1861 年改革的局限性

1861 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对农民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国家在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的同时，却用“牺牲”农民经济利益的手段来保障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使俄国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政府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采取了“高额赎买”的政策，实质是对农民的合法掠夺。改革中村社作用的保留和加强则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造成农业部门效率低下。低效的土地重分和通行证制度以及沉重的税负则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令农村人口过剩、市场狭小，从而阻碍了迅速工业化的实现。总体而言，1861 年的改革既没有为非农经济部门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也没有促进粮食生产基础的扩大。俄国农村的长期积贫积弱，为 1891-1892 年爆发的大饥荒埋下伏笔。

① Richard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

② Eric M. Johnson,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uary 2015), p. 105.

③ Steven L. Hoch, "Famine, Disease, and Mortality Patterns in the Parish of Borshevka, Russia, 1830-1912",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2, No. 3 (Nov., 1998), p. 359.

④ E. Levasseur & R.H.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55, No. 1 (Mar., 1892), p. 83.



1861 年农奴制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总法令》等 17 个文件中。法令宣布农民拥有人身自由，包括有权离开土地，有权拥有财产以及有权以自己的名字进行诉讼、立约等。同时规定，农民为获得自由和土地，必须和地主订立契约并交付巨额赎金。^①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有 2250 万依附封建农奴主的农民获得了解放。^②从改革内容看，农民获得了两方面收益：首先是农奴人身地位的提高，从法律上界定了农奴的地位由农奴上升为自由人，脱离了对地主法律上的依附关系，使农奴的人身得到解放，对农奴人身地位的重视和提高是本次农奴制改革的一大进步。其次，法律明确肯定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在人身权利获得法律肯定的同时，土地的使用权也得到法律的支持，相较以前土地被农奴主随意支配的境况，显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然而，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很快被现实生活的悲哀所淹没。因为这场改革本质上是以维护贵族和地主利益为前提的，所以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农民陷入了被无尽掠夺的深渊。首先，它限定了农民所分配到的土地的规模，自由人所得到的土地比在农奴制下所耕种的土地还要少。据估计，为了维持一个农民家庭，需要 10-14 公顷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只能得到 2-3 公顷土地。解放农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小农经济。所得份地面积的缩小意味着从前在农奴制度下本不富裕的农民现在由于生活资料的减少不得不进一步节衣缩食。因此，在俄国农村，土地紧张是一种常见现象，而在 1861 年以后，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土地则越发紧张。诚然，理论上讲农民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且随着耕作方式的改进，农民有摆脱贫困的可能性。但在实际运作中，脱贫却是一条可望不可即的艰难之路，农奴花重金得来解放之后，便无法购买先进的工具，牲畜和肥料。

其次，农民对应得土地必须支付高额赎金。解放法令规定农民必须赎买他们得到的土地。因此，农民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去赎买那些从国家分得的土地，这些土地的售价远高于实际价值。法令规定：在全部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向地主交纳赎金。赎金数以每年 6% 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后得出。“由于‘解放’，农民被勒索走了高于实际地价一两倍的金钱。”^③因而，从整体上讲，赎金大大高出了当时的实际地价，超出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改革后很多农民因“解放”而变得一贫如洗，有的甚至还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第三，此次解放通过米尔将农民重新束缚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并没有实现

① 潘黎明：《俄国 1861 年改革的历史作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5 期。

② [苏]波梁斯基等主编：《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秦文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 年，第 286 页。

③ 陈贵元：《1861 年改革：农民的悲喜启示》，《新课程（中学）》，2010 年 10 月 8 日，第 119 页。



土地的个人所有。农业复兴的可能性为政府所坚持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所阻碍。废除农奴制之时，政府官员支持用米尔作为经济联合体和基层行政单位来保证赎金和赋税的缴纳。他们也将村社视作防止农村无地无产阶级产生的一种方式，从而利用村社来维护农村秩序。村社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上满足了政府的期望，但不利于经济发展。相反，村社扮演着对农业合理化经营产生强大反作用的角色。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任何一户人家都不准从事其喜爱的特殊经营活动，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统一的耕种方式。它延续了传统的既繁琐又浪费的份地分配，且将份地用条状隔离带隔开，以抑制作物的多样化，使其不可能改革低效的三圃农作制。^①很多村社重新分配时，往往实行强制性的平均主义，剥夺农民所拥有的多余土地，因此对那些可能假手他人的土地，农民不会有高涨的经营热情。

第四，农民被他们落后的农业耕作方式所累。这些耕作方式可以追溯到黑暗时代，他们使用的仍是原始的方法和中世纪的工具体，例如不能深耕土地的本犁。农民通常用粪肥作为肥料，根本不知磷酸盐此类的新肥料。同时，农民也缺乏足够的专业农学知识，既缺乏物质的手段，也没有改善土地状况的愿望。由于任何高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劳动剩余都将以税费的形式被剥夺，这使得没有任何动力驱使农民提高土壤的生产力。

此外，1861 年解放所创立的制度使得农民很难通过离开农村前往城市的方式脱贫。从理论上讲农奴有可能放弃他所分配到的土地，但这个过程是曲折的且需要耗费大笔资金。一个意图离开村社的农民首先得还清他所欠的一切债务和赋税，然后才能根据他所放弃的土地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实际上，很少有农民拥有离开村社的资格和能力。而家庭的压力更有可能阻止家庭中的某位成员离开村社，因为任何家庭成员的离开意味着税负和劳作的负担将落在为数更少的亲人身上，也意味着这户家庭所拥有的土地将在下次重分时被削减。通行证制度也令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变得困难重重。直到 1894 年，村社成员暂时离开村社或在村外就业都必须经过米尔首领的首肯，并发放通行证后才能成行。而地方权贵有权决定是否签发一个只有 6 个月期的通行证还是更长一段时期但不超过 3 年的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农民不得离开其所在地。而且如果农民没有如期支付分期赎金，各地的仲裁官有权废止其通行证或阻止米尔为其发放通行证。

村社制度的保留与强化限制了劳动力流向工业领域和农业部门效率的提高，没有让农民建立起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个人产权观念，使资本主义的关系难

^① James Y. Simms, "The Crop Failure of 1891 Soil Exhaustion,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and Russia's Agrarian Crisis", *Slavic Review*, Vol. 41, No. 2 (Summer, 1982), p. 238.



以渗透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土地利用的古老形式得以长期存续，这些都造成了俄国农村的积贫积弱。每年农民都会在灾难的边缘苦苦挣扎，其命运取决于天气和不确定的收成。一旦发生天灾，收成不利，农民只能节衣缩食、忍饥挨饿、等待救济。

（三）政府的榨取性政策

19 世纪中后期，由于周边强国纷纷迈入现代社会，迫使俄国不得不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以牺牲农业、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为了筹集建设工业的资金，不得不从农村征购大量粮食出口创汇，用来购买机器设备，引进必要的技术。同时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口粮、巨大的工业原料需求和国防需要，帝俄政府还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些粮食都只能从农民手中获得。农民为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政府从农民手里拿走过多的粮食，忽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长年累月的高压盘剥也加剧了饥荒的到来。

1. 农业投入不足

国家为了工业的发展，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的支付负担远超他们的支付能力。这一方面是由政府为了工业发展而实行间接税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为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导致进口货物的高价所造成的。因此，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贫困。

在饥荒发生的前三十年，沙皇政府就已经公然声称它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实施，状况也正在改善，繁荣也即将来临。在表面上这是合理的，210 万的农民从世袭乡绅的管制下获得了自由，全国的人口死亡率稳步下降，谷物的出口正在增加，外国的投资大幅度上升，国家也希望能够一个有利的贸易平衡以加入金本位制。^①然而，毁灭性的谷物歉收和以及因此导致的大规模的饥荒表明，这类快速的发展是以数百万生活在灾难边缘的农民为代价的。苏联历史学家梁士琴科写道：“农民在 1870 和 1880 年代担负土地赋税、支付赎金、以及其他的一些捐税的经济负担过于沉重，而这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②在许多省份，未缴税款已经增加了两倍，省政府诉诸于用桦树枝鞭打债务人来“打击欠税行为”。

俄国农业生产长期滞后原因非止一端，农业投入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农业

① Eric M. Johnson,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uary 2015), p. 98.

② Eric M. Johnson,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uary 2015), p. 98.



投入不足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俄国长期预算赤字，税赋制度落后，军费支出居高不下，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发展很难多方兼顾。19 世纪的一百年中竟有 70 年预算赤字，历任财政大臣为平衡预算可谓绞尽脑汁。^①税费经常无法保证，赋税制度基本上没有任何改革，最沉重的负担继续落在那些最没有力量承担的农民身上。针对农民征收的人头税，依然是直接税的主要来源，征收累进制所得税的想法，被认为带有危险的革命色彩而被抛弃。大部分税费来源，主要是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因此，俄国仍然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人物往往总是把特权阶层的利益当做国家的利益。军费支出一直居高不下，俄国奉行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对外扩张政策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19 世纪的军事支出占国家预算的 1/3 左右，国家的大部分积累用于非生产领域。^②

其次，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俄国倾举国之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国内资本严重不足情况之下，只能牺牲农业，也造成农业长期投入不足。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人们逐渐获得共识：如果俄国想要保持其大国地位，就必须在军事、工业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重工业是军事工业的核心。因此政府痛定思痛，开始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重工业，由此掀开了工业化的序幕。19 世纪下半期负责工商业事务的财政部倾其全力实施工业化计划，大力兴修铁路，发展交通，吸引外资，扩张信贷。至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工业化成绩斐然，已然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列。俄国工业发展一枝独秀，农业生产却徘徊不前，症结很大程度上在于有限的财力用于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农业受到冷落。

2. 政府为推进金本位制的实现而牺牲农民利益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抢占先机型，如西班牙、葡萄牙，依靠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夺得先机，用武力征服殖民地，抢劫金银财物、贩卖奴隶等手段来聚敛财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第二种技术为先型，如英法美推动科技进步并把科技大规模应用于生产，实现工业革命，利用技术优势引领制造业，把产品贩售全球，获取利润。第三种依靠资本型，日本、俄国这些国家由于技术落后的后发劣势，为了迅速赶超先进国家，只能通过政府的力量，走信贷扩张的道路，用凯恩斯主义的管制经济，以国有化推进工业化，用体量弥补技术及管理上的短板。

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急需大量资本，而 19 世纪的俄国商业资本主义不发达，金融业落后，信用经济薄弱，政府无法通过银行大量融资，只能吸引外资弥

① N. Spulber, *Russia's Economic Transitions: From Late Tsarism to the New Milleniu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8.

② P. R. Gregory, *Before Comman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mancipation to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0.



补资金短缺和技术不足的问题。但在国内流通纸卢布货币的情况下，西方财团对俄国的资本输出十分谨慎。因此必须融入英国建立的金本位秩序，才能为工业发展积极吸引外资，同时只有在金本位制下，才能更顺畅地推动俄国信用体系的发展，降低利率，走信贷扩张的道路。所谓信贷扩张，即俄国的大中型企业由政府幕后搭桥牵线，默许企业超限融资，企业担保质押包含硬资产以及所谓软债券，银行受高利诱惑以及政治压力，冒险接受债券质押，违规放贷。大中型企业获得超限融资，在市场竞争中，对内打压中小企业，对外与洋商竞争占据资本优势，以本伤人，以体量弥补技术及管理上的短板。俄国的工业化离不开资本，资本的聚集离不开金本位制的实现，金本位是表示金融的标识，即达到了和其他列强得以在世界市场角逐的阶段，实现金本位，才能与资本主义强国并驾齐驱。

日本的金本位建立在《马关条约》之上，而俄国自拿破仑战争后对外作战经常大败亏输，因此建立金本位所需的民脂民膏只能靠巧取豪夺的财政家对内榨取。这其中比较知名的当属 1887 年任财政大臣的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为了金本位制的建立，他决意为国家经济打下坚实基础。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尤其热衷稳定卢布价值和促使卢布和黄金自由兑换。为了达到这一远大的目标，必须促使财政预算平衡，削减国家债务，增加黄金储备。这些改革的代价是高昂的，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政策是让农民作改革最大的牺牲品。“我们可能吃不饱，但我们愿意出口粮食。”^①这句口号总结了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计划。他认为振兴俄国经济最快的方式是增加俄国粮食的出口。只有改善贸易差额才能为帝国的财政稳定和货币稳健积累足够的黄金储备。但为了增加出口，农民则被强迫将更多的谷物输往市场，甚至以自己的口粮为代价。实现这一目标将为农村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大刀阔斧地改革加深了农民的负担。在他任职半年内，这位财政大臣就采取措施提高农村消费品价格。对烈酒征税增幅不小，而某些地区的烟草税甚至上调了 100%，国家土地税的收入增长了 300 万卢布。^②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政府对某些产品的进口增加了关税，包括铁制农用工具。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关税政策在饥荒发生的那一年达到顶峰，此时俄国采取了新的关税政策，使得它的进口关税成为全世界最高的。财政大臣还敦促税吏加倍努力收取拖欠的“人头税”，尽管这项税收早在 1886 年就被废除了。^③

① Lazar Volin,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From Alexander II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7-58.

② Olga Crisp, "Russian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Gold Standard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6, No. 2 (1953), p. 160.

③ Paul Gregory & Joel W. Saylor, "Russian Monetary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1861-1913",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4 (Dec., 1976), p. 845.



俄国的税收政策将农民逼向绝境，也使得局势更为紧张。地方财政官员倾向于秋收后收税。然而，秋天的粮价较低，农民为了缴税不得不收割更大面积的庄稼，而他们本可以再等个把月再来收割这些庄稼。大量的谷物被强行输往市场销售。越来越多的车厢装载着俄罗斯黑麦、小麦、燕麦、大麦隆隆驶向遥远的港口，而农民餐桌上的面包却越来越少。

从短期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强硬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税收收入稳步增长，政府财政预算显示，1887 年有 350 万卢布的赤字，到 1890 年却有了 6590 万卢布的财政盈余。^①另一个期望也实现了：谷物出口急剧上升。四种主要谷物每年的平均出口量从 1881-1885 年期间的 269129000 普特升到了 1886-1890 年期间的 367908000 普特。^②这种大规模的谷物出口使得俄国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贸易顺差。帝国财政力量的日益增长鼓舞了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他的首要目标——俄国实现金本位——似乎快要实现了。

帝国国库越来越多的黄金储备与农民日益悲惨的境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国富民穷的情况为当时的世人所关注。受到 1891 年饥荒的刺激，很多批评者将灾难归咎于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和他的财政系统。学者纷纷指责沙皇政府将国家榨干了，将 1891 年危机的原因与 1932-1933 年悲剧的类比。但将责任粗暴地归咎于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推行的财政政策也有失偏颇。如前所述，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是导致俄国农业经济基础薄弱的根本原因，而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奉行的财政政策使得原本就自顾不暇的农业经济雪上加霜。

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工业经济相互掣肘，阻碍了这一时期国家的发展，也一度加深了帝俄的贫困化。由于资本主义的关系难以渗透农村，造成了农村的长期贫困，而农村的不景气反过来又限制了国内市场，阻碍了工业发展。工业的落后导致过剩的农业人口无法被有效吸收，从而加剧了农村的贫穷。这一恶性循环业已为帝国官僚所认识，但他们无意触及根深蒂固的农村问题，而是机会主义的选择用国家的力量发展工业以实现投资和产出的剧增，而非一种更渐进式的发展。在俄国这样一个缺乏技术的后发国家，实现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只能走信贷扩张的道路，信贷扩张的前提是建立金本位制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使卢布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为了达到这一宏大目标，政府必须促使财政预算平衡，削减国家债务，扩大黄金储备。于是，大量的粮食出口和苛捐杂税等榨取性政策令农村的情况更加恶化，天灾的侵袭

① Lazar Volin,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From Alexander II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8.

② Isaac A. Hourwich, "Rus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No. 2 (Mar., 1894), p.289.



使得本已脆弱不堪的农村经济随时面临崩溃，因此饥荒的爆发绝非偶然，1891年的饥荒不过使得业已存在的经济弊病浮出水面。

（四）1861年改革后的粮食保障体系及其缺陷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威胁之一，饥荒是有组织的社会持久面临的挑战。数世纪前，为受灾者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以应对灾祸就是公认的政府义务。19世纪的俄国依旧未能建立起一套完善、有效的饥荒救济系统，古代统治者面临的困境也同样困扰着帝俄时代的统治者。

1. 1861年改革后的粮食保障体系概述

1891年春夏之交，一场严重的旱灾摧毁了俄国中部黑土地带的大部分农作物。受灾地区的人口，已经因一系列的作物歉收以及赋税而变得贫困，饥荒危机迫在眉睫。作物歉收的规模和范围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治下的政府采取行动。1891年年底，一场规模宏大的救济行动就此展开。最终政府耗费了1.5亿卢布来救济那些灾民，在危机最严重时有超过1100万人接受了政府提供的援助。^①

经由1866年立法建立起来的粮食保障体系包含了多层次粮食储备，并扩大了国内市场供应，以满足饥荒时期居民的粮食需求。该时期的粮食保障体系建立在三级救灾物资供应体系之上。在各村，村社通过建立谷物储存仓库为社员提供救济，该仓库将为每位社员提供9蒲式耳的粮食，这些粮仓经由地方官宪向农民征集部分余粮来补充和维持库存。驻农村的行政人员会被分派警卫这些粮仓。各县行政当局每年要上报两次粮仓的储备状况，并在规定时间内对储备粮进行详细的盘查。^②此外，作为粮食储备的补充，允许村社设立资金储备，村社的资金储备通常由地方自治局管理。

地方的粮食和资金供应依赖于两个独立的基金，分别由两个机构负责。省粮食基金由省地方自治局进行管理和调配，中央粮食基金由内务部的经济部门掌管。^③基金中的应急粮食资金储备只能用于饥荒救济，在紧急状态下需要持续不断地动用该储备进行救济。其余部分可以存入银行或用来购买政府有息债券。^④

① Richard G. Robbins, "Russia's System of Food Supply Relief on the Eve of the Famine of 1891-9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5, No. 4 (Oct., 1971), p.260.

② Terence Emmons, *The Zemstvo in Russia : an experiment in local self-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32.

③ Bartley Rock, *A province in crisis: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in Tambov provinc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5. p.43.

④ Richard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2.



中央粮食基金、省粮食基金和村社实物储备构成粮食救济的来源。^①设立中央粮食基金旨在弥补地方资源的不足，当地方无力满足灾区粮食和播种需要时，可以向中央粮食基金申请贷款。1861 年改革后，设立这种层次分明的基金贷款体系的目的在于促使当局向社员以借贷的形式提供紧急救济，必要时对整个村社提供救济。然而这种煞费苦心建立的保障体系只能满足中等规模的借贷需求。在准予从粮仓或基金中借出一笔物资前，村社需要起草一份特别的声明，标明借款人并罗列所借物资清单。各省官宪将核实声明的准确性并将其转交县地方自治机关。县地方自治机关负责调整出借金额并批准是否借贷，借贷规模不得超过地方储备的一半。超过此数则必须上报省地方自治机关，并由该机关进行审批。如果各县的资源不足以应对危机，县地方自治机关可以向省地方自治机关提出申请，从省级储备获得物资援助。^②当省的储备不够时，地方自治局可以向中央粮食基金要求借贷。这样的援助请求将提交给省长并附注他的批示一并上报给内务部大臣。内务部大臣可以在其权力范围内，给一个省批准不超过 50000 卢布的贷款。超过此数，该大臣必须通过大臣会议向沙皇面呈特殊请求。^③

歉收和饥荒年份的救济形式分为实物救济和货币救济。提供借贷（包括实物借贷和货币贷款）是救助灾民的主要方式，特殊情况下可以发放无偿补助金。从地方粮仓和基金借得的物资被要求在下一个收获期偿还，若不能按时偿还，则两年内还清。^④省地方自治机关有权修改其借贷条款，但偿还的约定时间需在批准借贷的同时达成一致。中央的贷款在首次流转时将给予地方自治局而非个人。地方自治局必须在三年内从借方筹集资金偿还政府。违约将以每年本金 3% 的利息作为处罚。^⑤

1866 年的法令规定各省官宪负责搜集各地作物收成和谷物价格之类的详尽信息。地方自治局承担了这项命令的主要任务，但法律规定省长有权责成村警进行独立调查，以复查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数据。^⑥农作物和价格信息由省地方自治机关定期分析、评估和整合。当调查统计完成时，省长负责将数据上报给内务部大臣。法令规定，即使在危机时期，各地也不得破坏粮食贸易自由，各省官宪不得采取任何

① 钟建平：《饥荒时期俄国粮食储备和救济制度研究》，《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4 期。

② Terence Emmons, *The Zemstvo in Russia : an experiment in local self-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34.

③ Bartley Rock, *A province in crisis: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in Tambov provinc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5. p.44.

④ Richard G. Robbins, "Russia's System of Food Supply Relief on the Eve of the Famine of 1891-9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5, No. 4 (Oct., 1971), p.264.

⑤ Thomas S. Pearson, *Russian Officialdom in Crisis: Autocracy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 1861-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4.

⑥ Richard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3.



行动阻止粮食的市场流通。^①法令的制定者们意识到，过去政府的统制经济是无效的，因此他们想依靠自由市场来帮助受灾地区进行资源配置，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粮食将会顺其自然地流入这些粮价最高的地方，任何对这一过程的限制只会妨碍救援工作。

从大改革时代脱颖而出的饥荒救济制度，是目前为止帝国政府设计的最全面的制度。19 世纪末俄国的食品供应体系，至少在理论意义上具有简明和直观的优点。在理想的状态下，它能够向农村一级提供迅捷、及时的援助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以及提供大量的现金储备来处理普遍的、长时段的困难。这一法令赋予地方以相当的自主权，给予各省官宪以最大的权责来管理救济工作。这一体系旨在建立良好的信息渠道，各级机关据此得以迅速了各地饥荒以及粮食储备的状况。新法令建立了更为明确的指挥和沟通链，不同机构间的分工比以前更加明确。改革后的饥荒救济系统似乎已经达到了俄国统治者预想的目标，剥离中央的直接救济责任，同时使中央把握全局对救济进行监督和干预。

1861 年改革后，俄国的粮食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成为饥荒时期稳定粮食市场的重要因素。粮食储备库网络使得受灾省份的粮食供给能力得以提高，这对于救济灾民，维护受灾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和恢复受灾地区粮食再生产的能力有重要意义。实物储备和资金储备相结合的方式更为歉收和饥荒年份的粮食救济提供了灵活选择，有利于减轻灾害的影响。^②

2. 1861 年改革后的粮食保障体系缺陷

虽然改革后的粮食保障体系减轻了饥荒的影响，更大规模的饥饿得以避免。但是俄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受灾省份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多达 275000 的人死于灾难。^③

1866 年的饥荒救济法是一个不稳定且新旧混杂的法律。与大部分改革时代的立法类似，它显示出沙皇政权既想维持旧制度的本质，同时又想使其政权在管理和统治的方法技巧上有所提升。因此，改革后的法律保留了先前立法规定的基本救济安排，但它取消了省粮食委员会并将粮食供应的管理权限移交给地方自治局，后者是改革时代新创建的地方自治机关。同时，省长，内务部和大臣会议的监管权力被保留甚至得到加强。

① Richard G. Robbins, "Russia's System of Food Supply Relief on the Eve of the Famine of 1891-9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5, No. 4 (Oct., 1971), p. 267.

② 钟建平：《饥荒时期俄国粮食储备和救济制度研究》，《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4 期。

③ Richard G. Robbins, "Russia's System of Food Supply Relief on the Eve of the Famine of 1891-9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5, No. 4 (Oct., 1971), p. 260.



这种基于政治考量的制度设计使得 1861 年改革后的粮食保障体系依旧存在诸多问题。新的救济制度没有比之前的制度明显有效。地方粮仓，作为应对饥荒的第一道防线，在新制度下并不比之前拥有更高的满仓率。改革前的时代，腐败的地方官员和绝望的农民经常争抢所剩无几的粮食储备，而改革后成立的地方自治机关很快被证明无法对粮仓实行严格管理。许多地方自治机关要么对粮食储备疏于管理，任其烂光偷光，要么将粮食储备转换成更易于管理的货币资金。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歉收使得村民不断从粮仓借粮。到 1891 年，作物歉收省份的粮食储备很大一部分已经借给了农民。^①农民依旧贫困且负担沉重，除了向粮仓纳粮以维持必要的粮食储备外，还要负担太多其他的苛捐杂税。而农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农民往往需要援助，但经常无力偿还所借物资。中央和各省的粮食基金也难以为继，资金储备捉襟见肘，在大规模的粮食供应危机中杯水车薪。在严重歉收的情况下，国家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资金填补各项储备的亏空，甚至超过了对饥荒救济的投入。

②

新的粮食保障系统未能按预期进行运作。除了农民过于贫困外，多重因素制约着粮食保障系统的运转。其他负面因素包括地方自治局的弱点和国家的行政机器在农村的不完善。由于地方自治局只延伸到县级，其与村庄的联系是脆弱的，故饥荒救济只能依赖当地机构和差役收集饥民的各项信息并祈求地方自治局和行政当局迅速分发救援物资。由于地方自治局和行政当局与农民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完成这些任务是极其困难的。行政官员由于人数太少，加之与村社接触面过窄，也往往无法对地方事务进行有效地干预。税吏和警察偶尔的走访未能使政府真正渗透乡村生活。尽管 1860 年代进行了改革，底层民众继续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生活。被已有的机构、习惯、法律统治，与俄国社会的其他部分相隔离。^③农民和地方自治机关、行政当局之间缺乏联系，阻碍了饥荒时期救济工作的有效开展。农村公共机构的缺乏令地方自治机关和政府官员被迫依赖从村长或米尔首领获取数据并据此判断收成大小和需要援助的数量。^④然而，从村庄获得数据往往是不准确的。有时村长或米尔首领会夸大他们的需求，以获得尽可能多的面包。在其他时机，更富裕的农民会迫使村社在救济名单中削去其名字。因为他们意识到作为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平均主

① Richard G. Robbins, "Russia's System of Food Supply Relief on the Eve of the Famine of 1891-9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5, No. 4 (Oct., 1971), p. 267.

②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5.

③ George Pavlovsky, *Agricultural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930, p. 27.

④ Geroid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A History of the Landlord-Peasant World and a Prologue to the Peasant Revolution of 1917*,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88.



义的结果——是他们，而非穷人，来偿还这些所借物资。

救济物资的发放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村长或者米尔首领中几乎无人能胜任此项任务。这导致粮食和种子往往没有分发到需要的人。很多时候，富农成功地为一己之私而挪用救灾物资。部分村社甚至不顾实际需求而把救济物资在村社成员中平均分配。缺乏合理分配救济物资的公共机构意味着大量援助物资石沉大海，充其量只有部分产生了预期的作用。

农村公共机构的不完善是俄国粮食保障系统的致命弱点。但其他更高等级的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也存在着阻碍救济工作的各种缺陷。一个特别明显的缺陷是参与救济饥荒的主要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合作。在饥荒时期，缺乏国家层级的地方自治机关令各省地方自治局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变得十分困难。此外，地方自治局和行政当局之间的联系是不完善的。地方自治局在 1860 年代设立时被视作民间团体，常用来处理地方经济民生问题。尽管统治阶级认为某些地方自治局拥有重要的政府职能——教育、农村医疗和食品保障系统管理，但官僚和贵族并不想让地方自治局分享国家权力。这种将地方经济民生问题从国家事务中抽离的做法是俄国统治阶级刻意制造的不便。在危机时期，这种政治寓意浓厚的体制安排使得地方自治局和行政官员在中央、省和县的层面上常常产生误解与冲突。

在中央政府中，各行政部门之间也很难得到适当的协调。各部委之间频频发生争执。俄国没有任何机构能像实现组阁制的西方那样统一政府运作。大臣会议似乎有此功能，但总的来说也不堪重任。大臣会议几乎没有决策权，其功能主要是咨议性的。该机构旨在提供大臣和皇帝之间的沟通渠道。它既不能自己做出重大决策也不能促使政府主要部门之间保持通力协作。饥荒救济有关的各要素之间的不团结，显然会对粮食保障体系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几个灾情严重的省份尤其如此。严重的饥荒要求最大限度地协调地方和中央机构之间的工作，中央政府不得不亲自寻找救济物资，并对受灾地区的地方自治局提供关于帝国其他地方可用的粮食储备和粮价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和整合。为促进物资能够及时运抵受灾省份，还需要中央各部和各省制定有效的运输政策。这些目标只能通过地方自治机关、省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内务部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但行政当局和地方自治机构各自为政的状态，使得必要的合作希望渺茫。

尽管 19 世纪俄国的政治现代化已初露端倪，但各级机构职能混乱、模糊，相互推诿、延宕扯皮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国家官员主要来自与土地分离，但仍保持法律地位的贵族的后代，以及中下级官吏和教士的后代，他们把全部的工作时间花在行政事务上，在封闭的政治体系中无法也无意体察底层民众的疾苦。加之官僚体制



效率低下，实行等级资格限制，官阶晋升制度刻板，纵向流动速度缓慢，裙带关系盛行，民族构成复杂等因素都影响了国家机器的工作效率。当饥荒来临之时，突出表现为粮食保障体系的软弱无力，各级机构各行其是、一团混乱，最终导致社会底层人民深陷苦海。



三、俄国官方的饥荒救济行动

饥荒是危及社会发展和统治秩序的重大破坏因素，救灾就成了历代政府与生俱来的职责。面对 1891 年饥荒，俄国政府和地方自治局共同落实救济措施，多渠道增加国内供给，稳定粮食价格，减轻灾害对民众生活的冲击。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促进国内粮食流通和人员流动，限制粮食出口。实施公共工程，推行以工代赈是俄国重要的救灾举措，帮助灾民克服暂时的生活困难，为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一）中央政府的救济措施

中央政府往往实行多种赈济措施并行的方针，对灾民进行粮食救济和货币救济的同时，贷给灾民籽种款，帮助灾民恢复生产。伴之以工代赈，达到多管齐下的目的。各级政府基本承担了救灾职能，建立了救灾机构，进行赈款救济、粮赈、辅以工赈，救灾与防灾并行。一定程度上，俄国以救灾机构日常化、救灾手段多样化等初试了现代救灾体系的建立。

1.内务部的灾情调查

1891 年夏天，地方自治局和省长们向内务部大臣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提供了大量关于灾情和灾民需求的情报。但来自各省的数据往往互相矛盾，在很多情况下内务部被浩如烟海的信息所困扰。地方自治局的评估与省长的报告往往大相径庭。在饥荒发生的初始阶段，地方自治局的援助请求往往数额巨大，将农民在未来 6-9 个月对种子和粮食的需求都包含了进来。^①省长们虽然承认歉收将导致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但也呼吁要谨慎对待各种赈济请求。

该部的经济司在饥荒时期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司低劣的业务素质，使其无法在饥荒救济中扮演有效的顾问角色。它以因循守旧且敷衍了事的心态应对危机。虽然经济司的职责在于评估来自各省的诉求，并监督救济计划的开展，但该司的官员似乎不能或不愿履行职能。他们仅仅向杜尔诺沃呈送各地的信息，对于信息本身不作任何分析、整理。内务部大臣被迫在没有经济司“专家”的指导下从地方自治局和省长们矛盾的观点中作出判断。

较之地方自治局，杜尔诺沃倾向于信任省长们的观点。这种状况由以下三个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4.



原因所造成。首先，省长提出的救济需求远远低于地方自治局，较小的开支更易为沙皇和大臣们接受；其次，地方自治局承认其评估所依赖的数据是在最终的收成并不明晓的情况下以极快的速度搜集起来的。而省长们表示他们提供的是最新的信息；第三，内务部与各省长之间的沟通渠道更为顺畅，联系更为紧密，自然倾向信任省长。即使在饥荒时期，内务部也不会轻易在具体事宜上与地方自治局协商对话。而省长则随时可与部里联系，如若双方对某项具体事务存有异议，该部可以直接向省长询问情况并纠正谬误。

尽管在救济问题上杜尔诺沃偏向于省长们的观点，但他也并不认为他们提供的信息没有问题。谨慎起见，7月中旬内务部派遣官员去灾区实地考察。经济司长 A. G. 维什尼亚科夫（Vishniakov）被指派承担这一任务。然而，维什尼亚科夫对灾区的考察没有达到杜尔诺沃的预期。维什尼亚科夫视他的主要任务为削减地方救济需求而不是去调查灾情、考察需求。依照这一目的，维什尼亚科夫对地方需求常常采取高压手段。在对灾区进行一番草率地调查后，经济司长向内务部呈文说明各地灾情并非如各省官宪报告的那么糟糕，并提议大幅削减地方需求。

在维什尼亚科夫考察期间，通过电报上交内务部的信息情报侧重于下诺夫哥罗德。维什尼亚科夫在电文中承认该省的农作物已经歉收好几年，但他认为该省地方自治局目前的赈济请求会透支国库。并强调地方自治局的赈济请求是基于“极其有问题的和明显夸大的”数据得出的。^①他强调，地方自治局数据的缺陷已经被该省的粮食供给特别会议所证明，他出席了该次会议，将地方自治局的赈济请求削减了一半，从 800 万卢布降到 400 万卢布。维什尼亚科夫提醒杜尔诺沃甚至这种程度的拨款对于该省的人口而言也是过量的，因此他认为地方自治局的请求数额甚至还有削减余地，200 万卢布的赈款对于该省来讲足够救急。^②维什尼亚科夫这番言论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该部在救济款项的支出方面极其慎重，而这种动机明显影响了内务部。杜尔诺沃写道：“维什尼亚科夫的调查使我明白，虽然地方自治局的数据不够精确，必须修正，但完全拒绝灾区必要的赈济请求必然对救济造成明显地损害。”^③

草率的灾情调查导致杜尔诺沃和他的同僚没能成功的评估发生在伏尔加流域和黑土地省份灾难的规模。7-9 月间的 29000000 卢布的内务部拨款没有满足受灾县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6.

②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7.

③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7.



的需求。^①此外，内务部坚持分期拨付各项物资，这妨碍了地方自治局的大宗粮食采购并使得地方粮食储备迟迟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在饥荒发生的初始阶段，由于拨款不足，地方自治局无力进行大宗粮食采购，到了夏季，由于粮价大幅上涨，地方自治局的救济资金开始贬值，大宗粮食采购更是遥遥无期，最终内务部被迫拨付更多的款项以满足地方需求。假使政府在 1891 年春就将款项拨付到位，不仅会令救济行动变得更加有效，内务部在之后所付出的代价也将减少。

内务部最初的救济政策被世人诟病，这些措施被认为太吝啬且限制太多。无疑，内政部坚持严格的紧缩政策导致地方自治局不得不对救济名册做不适当的削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将两至五岁之间的儿童从名册上除名。内务部禁止补助劳动适龄人口的命令也显得过分吝啬，危机时期，工作岗位的稀缺使得这些人口无法就业。值得称赞的是，内务部很快意识到这一错误并调整政策允许将贷款发放给所有经济条件有担保的人。每人每月 30 英镑的贷款基本接近当时正常的救济标准。随着危机的加深，内务部开始调整政策，允许在远低于标准的情况下发放贷款。

2. 财政部的财政措施

在中央机构中，对饥荒首先采取措施的是财政大臣 I. A·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作为帝国经济谨慎的管理者，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希望利用间接手段应对危机，防止国库资金大量流失。维什涅格拉德斯基认为大量的物资救济会毁掉他所期望的贸易顺差以及货币稳定。因此，他致力于阻止危机的加深。控制铁路运价是他采取的主要措施，他希望通过减少运往受灾地区粮食的运费，使粮食供给得到保障并且平抑粮价，这种间接援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以减少国库损耗。

1891 年初，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便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他要求交通大臣维特提供整个帝国的粮价信息，以便为运费决策提供事实依据。1891 年 1 月 24 日，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和维特获取了各省粮食需求和任何其他能够说明局势的信息。之后，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开始寻求与内务部大臣杜尔诺沃进行合作。在 1 月 23 日的一份备忘录里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写道，1890 年的歉收使得临时修订受影响地区的铁路运价成为必要。^②他请求杜尔诺沃提交内务部对局势的评估，受灾人口的数据和各省官宪的援助请求。1 月 27 日，杜尔诺沃给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提供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分析了 1890 年粮食歉收对各省的打击，并罗列了受灾省份官员的信件概要和这些地区所需物资的详细清单。对各省的局势进行研究后，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写道：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8.

② Timothy Mixer, *Peasant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European Russia, 1800-192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2.



“我敢肯定地是，如果对歉收地区的粮食运输能够跟上实际需求，那么粮食供应困难会减少一半……在这种情形下，粮价也不会迅速上涨。”^①

在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和杜尔诺沃的不努力下，1891年2月7日铁路运价委员会召开会议解决新运价的问题。会议决定将运往前一年歉收地区的粮食的运价削减50%。喀山、下诺夫哥罗德、奥伦堡、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乌法、维亚特卡以及克里米亚的部分县适用此运价。特殊运价在1891年9月1日后失效。6月25日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明确输往受灾省份的粮食运价为1戈比/普特/俄里。^②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实行的特殊运价旨在调节市场粮价，限制投机。他还预计，新运价将鼓励商人削减出口并将在港口已装船的粮食输往国内市场。维什涅格拉德斯基认为新运价将在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没有这项措施，西欧的粮食歉收和卢布的贬值将导致大规模的粮食出口，而这不符合帝国人民的利益。但财政大臣始终反对禁止粮食出口，认为这将损害俄国的根本利益。1891年5月，财政部直接税务司长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叶尔莫洛夫（Aleksai Sergeevich Ermolov）去伏尔加沿岸和黑土地省份考察公务。他被受灾地区的惨状震惊，当他穿越沃罗涅日、萨马拉和萨拉托夫时，读到报纸上关于欧洲粮价暴涨，粮商呼吁大规模出口粮食的文章，使他的心情更加沮丧。回到首都，叶尔莫洛夫试图告知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危机渐临。他在给大臣的报告中警告：“饥荒的可怕幽灵正降临俄国，现在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来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③ 尽管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为叶尔莫洛夫的陈述所震动，但禁止粮食出口与他多年来所追求的国际收支平衡相矛盾。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告知叶尔莫洛夫：“不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报告，否则你会破坏我的汇率（卢布）。”^④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并非对灾区人民的命运漠不关心。只是在他心中财政利益是首要的，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渴望避免大规模的救济行动，以防国库过度损耗，他试图将政府援助限制在非直接的形式内，例如减少铁路运价。

然而，灾难降临俄罗斯的迹象却日益明显，它很快变得太大而无法掩盖。西欧对粮食的需求和卢布的贬值使得俄国粮食的出口规模持续增长。1891年1月1日至6月1日期间，粮食出口量与过去两年同期相比有大幅增长。1891年小麦出口量较1890年相比增加了600万卢布，黑麦增加了150万卢布，燕麦增加了超过450万卢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2.

②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33.

③ Will Reason Jonas & Jonsson Stadling, *In the Land of Tolstoi*, London: James Clarke and Company, 1897, p.100.

④ Will Reason Jonas & Jonsson Stadling, *In the Land of Tolstoi*, London: James Clarke and Company, 1897, p.100.



布。而国内市场的粮价仍旧远远高于 1890 年，某些地方的粮价甚至比正常年份高出 60%。与此同时，各省的援助请求在逐步增加。预计在 7 月底，俄国的黑麦将出现严重短缺，并导致大规模饥荒。当粮食大规模歉收的情况下，谷物的大规模出口和国内粮价的飞涨使许多中央官员感到恐慌。在这种恐慌情绪下，1891 年 7 月 28 日，政府颁布了一项禁止黑麦出口的命令，之后，禁运范围则扩展至其他谷物。它终结了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开放政策，使国库为人民的普遍福祉作出牺牲。财政部最终被迫接受了这一政策。尽管这项禁令是暂时的，也会对俄国财政带来不小的冲击，因此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尽可能地拖延禁令生效日期，期望减轻饥荒对国家出口造成的损失。他继续承认粮商和外资的合同，并允许黑麦的出口持续到 8 月中旬。这一妥协的措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在临近禁令生效之时，黑麦价格大幅上涨，为大地主和投机商带来了巨大利益。这也使得商人力求将黑麦尽可能多地出口。在为期三周的“宽限期”里，仅敖德萨港就出口了几乎 200 万普特的粮食，而在禁令生效前的整整六个月才出口了 600 万普特。^①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越境输往德国。当国内粮价持续高企之时，这种规模的出口引发了西部省份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维捷布斯克、科夫诺、格罗德诺和维尔纳等省份，有 50 个地区爆发了骚乱。成千上万的人们，包括大量犹太人，参加了粮食暴动。人们游行示威，向装运谷物的马车猛掷石块，有时胁迫司机从边境线上调头。在一些火车站，暴徒闯入车厢并抢走货物；在其他地方，示威者卧轨阻止粮食运输。在维捷布斯克，粮仓被人们打砸抢。最后，骚乱被军警镇压，而粮食出口则一直持续到禁令生效之时。

粮食出口引发的骚乱是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始料未及的，他寄希望于在保证国家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来救济饥荒，殊不知这种做法将给国家和民众带来恶劣后果。但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为缓解危机大力提倡降低铁路运价的功绩不应为历史遗忘。

3. 铁路危机及政府对策

在饥荒发生伊始，政府就高度依赖铁路系统，将其视为对抗饥荒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六月份实行的特殊运价被视为规范粮食贸易市场，促使粮食流入灾区的一种重要政策。这项措施的效果是不容置疑的。仅仅在 10 月，就有超过 800 万普特谷物以特殊运价输往受灾省份。粮食特殊运价的成功实施促使政府将粮食运价优惠扩展到了饥荒地区所需的其他物资的运输，包括牲畜和家畜的饲料。政府在官方资料上广泛宣传新运价，以推广这些新运价的使用。他们不仅出版了运价参考指南，而且财政部和交通部还出版了一种特殊的小册子——以这种更便利的形式提供运价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9.



信息。此外，为使得地方自治局和其他救济组织最大限度地利用铁路对灾区进行救济，交通部电令各铁路部门主官为运往受灾省份的救济物资提供优先权。

此外，财政部试图掌握整个帝国的粮价信息以便令各地方自治局更好地完成粮食采购任务。它定期收集当地铁路官员的数据信息，并发布公告，列出重要粮食市场的粮价。财政部要求在所有火车站张贴这张公告的复印件。尽管政府官员急切地希望铁路能够在饥荒救济中充分发挥作用，但事实上这种企图面临着多重挑战。

首先，饥荒地区的铁路网稀薄，不成体系，运输能力低。这些地方的大部分铁路由单轨组成，因此在单位时间内的货运量十分有限。而且这些铁路还缺乏足够的机车、车皮和称职的工作人员。此外，由于中部黑土地地区铁路的设计目的主要是为了将粮食从产地输往边界和港口。这意味着为了满足饥荒省份的需要，必须对运输时间表进行全面修订，以适应货运需求的变化。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任务也非常棘手。在 1891-1892 年的紧急状态下，这项工作将会变得困难重重。

在政府有效、统一的指令下，上述这些挑战本可以克服，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效率低下领导不力。交通部全面负责监督俄国铁路网的领导，要么是行政官僚要么是军人，并不具备该职位所需的技术知识。虽然有一些交通部的任职经历，但其遇到涉及铁路的具体问题时依旧无所适从。二是领导素质差且缺乏技术骨干。由于工作人员的薪资水平不具竞争力，当人们从较低级别晋升到较高级别时，工资级差小，结果导致许多具有丰富铁路知识经验的交通部官员在其职业生涯最具价值的时刻选择离职，他们寻求供职于私人铁路公司或者其他政府职能部门。较低的薪资水平阻碍专业人才进入交通部且使得该部工作人员士气低落。三是缺乏集中统一的管理，饥荒期间铁路的顺利运营受到了阻碍。政府机构不能对铁路实行有效的控制，原因是并非所有铁路归国家所有，私营铁路公司则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四是财政部和交通部的明争暗斗使情况变得复杂。双方围绕铁路的支配权不断进行斗争。争论的主要焦点则是铁路运价问题。铁路运价在 1889 年被移交给财政部内的特别铁路部门，该部门旨在制定一个统一的铁路运价政策并帮助消除铁路赤字。此举激怒了交通部的领导，财政部随后采取的行动并没有给局势降温。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铁路危机几乎是灾难性的。危机的表现形式为：铁路线拥堵不堪、运输延误。由于铁路运营的宏观总体方案并未制定出来，财政部采取的经济措施没有考虑到各条铁路上存在的技术问题，新运价的实施并未考虑到某些铁路的承载能力，财政部仍旧按惯例进行货物运载——结果将货物从最短最直接的路线运抵目的地，使得铁路线拥堵不堪。1891 年 8 月底，约 7481 个车皮将粮食运往饥



荒地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外高加索因阻塞而延误。^①

危机时期需要财政部和交通部之间的密切合作。直到 10 月底，一项新计划才得以实施。新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在外高加索线的压力。这项计划若能成功实施，将能开通两条替代线路，第一个替代方案是沿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和亚速海线进行粮食运输；第二个则是从新罗西斯克到敖德萨或塞瓦斯托波尔通过海运进行粮食运输然后换乘火车将粮食输往受灾省份。

11 月，中央政府试图更进一步掌握铁路的情况，并制定克服铁路危机的各项措施。此时，交通部任命工程师戈尔布诺夫（Gorbunov）来调查铁路的各项困境并提出解决建议。内务部派驻运价委员会的代表 I. I. 卡巴特（Kabat），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了地方自治局采购粮的运输问题上。11 月底，他在一份特别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结论。报告指出，由于俄国技术的落后，大部分铁路都无法应对当前的危机；除此之外，卡巴特还警告内务部不要以交通部的铁路运力评估为依据进行救济物资运输；同时指出交通部的评估过于理想化，与现实相距甚远。卡巴特认为要缓解铁路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消除地方自治局粮食采购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卡巴特的特别委员会计划被否决，但到 11 月底，形势已经表明交通部的工作人员无法胜任解决铁路危机的工作。

亚历山大三世决定将处理铁路危机的大权授予温特里希（Colonel Vendrikh），当温特里希于 1891 年 11 月 5 日到达顿河畔罗斯托夫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尽管在 11 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 9000 多列车皮的粮食在外高加索线上等待装运。^②尽管如此，温特里希对他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感到恐惧，他在抵达罗斯托夫后不久又向首都发送了一封电报，自信地说，他将能 25 天内令高加索地区摆脱困境。

但处理外高加索的堵塞将仅仅是个开始。从高加索到饥荒省份的必经之路中，其他路段的运输条件比外高加索线还要恶劣。此时，为了满足受灾省份的人口需要，在 12 月中旬至次年 3 月初之间，需要向灾区运送约 6000 万普特粮食。^③虽然他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外高加索线的困难，但温特里希意识到，南方的困难与全国其他铁路的条件密切相关。他认为只有所有线路协调行动，才能将急需的粮食送达灾民。新成立的机构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提高全国铁路的整体运输能力。也许这些决定中最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4.

② Eric M. Johnson,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uary 2015), p. 117.

③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5.



重要的是制定新的列车调度表来提升列车运输速度。同时他还引进了几项技术创新,使铁路更容易适应新的调度表。例如,使用信号连接电报线,这种设备使交通更加顺畅,并为引入分组系统铺平了道路,即以十五分钟的间隔稳定地调度列车。该技术可以将前后两辆列车之间的间隔距离缩短多达 25%,并相应地加速交通运行。

温特里希还试图从不直接参与救济行动的其他线路抽调机车和车皮来增加输往灾区的粮食总量。冬季,他以这种方式获得了 500 辆机车和 3000 辆车皮。与此同时,温特里希试图消除由于列车抛锚等故障造成的延误。为了尽可能加快修理,他命令建立特种工作列车,配备完善的工具和维修队。当温特里希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外高加索线时,他遇到了许多具体困难。诸如铁路管理机关缺乏列车运载目的地信息,列车调度随意,救济物资随机派送等问题。

温特里希试图通过一些措施来挽救外高加索的局势。他引进了新的调度表,并限制了站长对优先运输货物种类的支配权。为避免罗斯托夫调车场的堵塞,温特里希安排其中一些列车沿着沃罗涅日北面的巴特斯克车站行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缓解调车场的拥挤并更快地运输物资。

是年底,温特里希取得了处理铁路危机以来的第一个成功。在 12 月的最后几个星期和 1892 年 1 月的第一天,温特里希减缓了外高加索线上的堵塞。12 月 31 日,等候装运的粮食数量下降到约 2250 车,到 1 月 5 日只有 637 辆货车在等待装入列车车皮,1 月 9 日最后一批延误的物资离开了罗斯托夫。在温特里希管理下,俄国铁路系统的承载能力有了整体的提升。12 月份运抵受灾省份的粮食为 17680000 普特,而上个月为 9225000 普特。经由铁路运输的地方自治局采购粮数量增加了三倍。

①

温特里希在塞兹兰—维亚济马线遭遇了其最大的困难。这条铁路,是唯一一条连接萨马拉和伏尔加河左岸县市的铁路,有着俄国其他线路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病。质量低下的铁轨令其很难承担从西至东庞大的货运量,而该线路的局势由于低效的领导和缺乏合格的铁路工人和车站工作人员而更加严峻。在一些车站,核心工作人员的 12 小时轮班制并不罕见;在某些车站,工作人员往往身兼站长、报务员、行李托运人和售票员。机车和车厢的条件也十分恶劣,温特里希发现在某一时间段,有多达 40% 的引擎不能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12 月下旬和 1 月初该线路发生大量的铁路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某次事故中,有 14 人受伤,9 人重伤。^②

然而,塞兹兰—维亚济马线遭遇的最严重的困难却是一个看似荒谬却十分尴尬

① Harold F. Smit, "Bread for the Russians William C. Edgar and the Relief Campaign of 1892", *Minnesota History*, Vol. 42, No. 2 (Summer, 1970), p. 61.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78.



的问题——机车缺乏足够的供水。1891 年的干旱使机车供水非常困难，但温特里希则认为塞兹兰—维亚济马线的疏于管理才导致这一困境。此外，该线路的领导没有向其通报这一问题，直到局势完全失控。供水系统的崩溃对粮食运入饥荒地区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塞兹兰-维亚济马线的交通趋于停顿，1 月 11 日仅有三列火车从莫尔尚斯克驶往奔萨。1 月 12 日、13 日和 14 日，没有一列火车沿着该线向东行驶，从其他线路接收的车皮数量急剧下降。塞兹兰—维亚济马线的领导欲放弃其 12 月运载量小幅增长和湿季来临以前向灾区输送 6000 万普特粮食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克服塞兹兰—维亚济马线的困难，温特里希将临时行政当局的驻地移往奔萨。在那里，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解决供水危机。温特里希的方法原始但有效。针对缺水问题，他决定利用铁路沿线充足的雪水。温特里希命令建造特殊的木制台架来将雪和冰运送到车站。急需的雪水一旦获得，将被送往引擎和其他急需的地方。铁路工作人员历经艰辛，不得不在冬季零下三十多度的苦寒中为机车供水。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温特里希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塞兹兰—维亚济马线的运载量开始增加，到 2 月中旬情况开始好转，铁路上积压的列车已经开动。3 月份，该线路开始正常通行。在 1892 年 1 月，尽管温特里希遭遇了困难和反对，他仍旧设法令运往受灾地区的粮食数量有所增加。2 月份获得了更大的突破，有 23403908 普特粮食送达受灾省份，其中一半以上是由地方自治局采购的。^①饥荒时期的运输问题得到极大地解决。

4. 非常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救济措施

非常委员会这一特别机构的设立反映了沙俄政府在面对重大问题时，通过设立临时委员会填补行政机关中的漏洞来满足特定需求的惯常做法。采取非常措施，表明很多中央官员不相信官僚机构的常规途径能够解决饥荒问题，他们确信为解决重大困难必须绕过常规的行政体系。

这一系列特殊机构中的第一个就是饥荒救济非常委员会，根据敕令成立于 1891 年 11 月 11 日，由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Nicholas Alexandrovich)大公领导，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内务部大臣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波别多诺斯采夫(Pobedonostsev)和红十字会领袖考夫曼(Kaufman)将军。这个组织的目标是鼓舞民心士气并协调受灾省份的慈善工作。

非常委员会于 1891 年 11 月 29 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明确规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救济那些没有资格获得地方自治局和政府贷款的人群，同时它应设法防止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219.



已经接受其他形式救济的人群从慈善机构获得援助。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其业务的主要范围将是受作物歉收影响最严重的 17 个省份。由于粮食出口禁令，敖德萨市大量工人失业，委员会立即将该市列为有资格获得紧急援助的地区。^①

在确定了基本工作程序和方案后，非常委员会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其一，委员会立即派遣代表进驻各省，以帮助组织和监督地方机构的工作。根据指令，代表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有关各省现有慈善机构的组织架构和运转信息，并监督这些组织合并成一个在州长领导下的委员会。非常委员会的代表随后对其省份的情况进行调查，查明哪些地区最需要援助，以及地方慈善机构的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代表们将研究当地捐款的情况，并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捐款。但是各地情况混乱异常，代表们只能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以喀山为例，非常委员会代表涅恰耶夫-马尔采夫（Nechaev-Mal'tsev）在地方救济无力的情形下，设立了一个省级委员会来整合各种慈善团体并制定了管理其业务的规则。他随后建立了县级委员会作为上传下达的枢纽。在区一级，设立至少一个地方委员会，成员包含地方长官、首席贵族、牧师和法官。地方委员会负责分配省委员会或县委员会搜集到的捐款。受灾村庄由地方委员会派出成员重点管理。这些成员将寻访村庄并制定一份救济名单提交给地方委员会，并就所需救济的类型和数额提出意见。这些派出成员有义务向县委员会提交月度报告，并保存收支详细记录。经由非常委员会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各地救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其二，非常委员会采取了一些越过省、县机构，实行直接救济的措施。改善和简化那些获取与运输大宗粮食的程序，以使救济行动更加高效。首先拟定购买所需粮食和种子的计划，其次战争部的 15 名军官被委派给委员会协助执行其有关购置和装运谷物的计划，该计划建议将救济食品委托给省长或大型商业组织进行采购，一旦送达饥荒省份，这些粮食将被支付并存储在本地仓库，随后将分发给从事慈善工作的各个机构。

其三，委员会负责审议并执行粮食收购计划。该计划于 1892 年 1 月 3 日提交委员会审议，建议将救济食品委托给省长或大型商业组织进行采购。一旦送达饥荒省份，这些粮食将被支付并存储在本地仓库。随后将分发给从事慈善工作的各个机构。特别委员会核准了这一计划，并拨出 300 万卢布用于粮食收购。沃龙佐夫-达什科夫被委任负责这些行动。这一计划并非完美，但是几乎没有人对这些粮食运送缓慢表示抱怨。铁路危机无疑影响了委员会采购运输粮食的进程，但委员会为加快粮食的运输速度作出了特别努力。温特里希发布的首要命令即是将委员会的粮食载入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02.



特殊标记的车厢并优先运输。^①

其四，非常委员会出台一系列措施支撑整个农村经济，防止它在逆境的打击下崩溃。沃龙佐夫-达什科夫（Vorontsov-Dashkov）建议委员会购买多达 15000 匹马，以减价出售给失去牲畜的农民。2 月中旬，委员会花费 150 万卢布购买 30000 匹马，给予那些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民。接受马匹的农民需要在四年内支付 25 卢布，且不能自行买卖马匹。特别委员会对马匹的分配被证明是其诸多冒险中最成功的一个，最终在 11 个省份分配了超过 42000 匹马。该计划在 1892 年的成功使得 1898 年饥荒期间该措施被继续使用。^②

其五，非常委员会直接资助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日省的妇女手工业。这个想法最初是由国有资产大臣 M.N. 奥斯特洛夫斯基（M.N. Ostrovskii）提出。他建议为手工业拨出 1 万卢布，并由军官遗孀 S.D. 达维多娃（S.D. Davydova）进行负责。12 月 20 日，达维多娃陈述了她对这一计划的看法，以及她对该计划所涉风险的评估。达维多娃建议，妇女手工业项目应限于三个省份，下诺夫哥罗德、沃罗涅日和喀山。委员会批准了达维多娃的计划，并发布了关于她具体工作职责的特别声明。她被要求与地方官员，特别是省长和首席贵族密切合作；命令达维多娃保留准确的收支记录，并定期向非常委员会报告她的工作进展。达维多娃得到了 48000 卢布的拨款，其中国有资产部 10000 卢布，特别委员会 3.8 万卢布。在 1892 年的前五个月，达维多娃成功在 143 个村庄建立手工业（主要是织造和针织）。她的努力有助于为 4,600 多人提供额外收入。^③尽管达维多娃的工作成果有限，但委员会对其工作甚感满意。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M.N. Ostrovskii）的建议，这一项目将持续到 1893 年。

此外，非常委员会还承担了分配外国援助的工作。最初俄国政府对其他外国援助非常敏感，外交部表示民族自尊心令俄国不会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不过俄国政府允许接收外国慈善团体的援助。鉴于此，12 月 20 日非常委员会宣布将接收明尼苏达州私人慈善募集提供的粮食。1892 年冬季和春季，委员会接收了一大批美国粮食。这些食物被装入印有特别委员会标志的箱子运入饥荒地区，并按照英美教会在圣彼得堡制定的名单分发给有饥民。这些美国代表受到热情和礼貌的款待。并允许他们进入俄国内地探访灾区的情况，撰写相关对俄国政府有利的调查报告，因此美国代表与俄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06.

②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09.

③ Francis Brewster Reeves,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My Mission to Russia During the Famine of 1891-1892, with Data Bearing Upon Russia of To-Day*, New York: General Books, 2012, p.37.



非常委员会的运作一直量入为出。从委员会成立到 1893 年 3 月委员会终止，收入大约 1300 万卢布，支出了 1200 万。大部分资金（超过 800 万卢布）来自于帝国许可之下发行的两种慈善彩票的收益。委员会收到的直接捐款数目较少，不足 200 万卢布；另外委员会从其他机构收入 250 万卢布。其大部分资金用于为受灾地区的人口提供食物，包括委员会直接收购粮食运入灾区，或将资金拨给省和地方委员会。同时，有 300 多万卢布被用于重建农村经济以弥补受灾损失，包括提供种子和动物饲料，鼓励当地手工业制造和购买马匹。^①

虽然非常委员会拨出的款项与中央直接拨款相比数目较少，但其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农村家庭，其救济形式较之地方自治局的行动更能提高民心士气。委员会支持下的粥厂救济，较之地方自治局每月分配的粮食贷款更能直接体现沙皇对臣民的关怀。其次，非常委员会的成立有助于私人慈善组织开展活动。非常委员会减少了对私人救济行动的限制，其代表与各省慈善组织及平民齐心协力，尽可能协助合作。缓和了慈善救济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紧张局势。第三，振兴俄国公共生活。被视为对沙皇政权持反对立场的许多人被允许参与救济工作。这一事实令政府与自由派之间进行了某种和解，缓解了 19 世纪 80 年代由于政府反动政策而造成的日益紧张的社会氛围。

5. 公共工程及其失败

组织公共工程，实行以工代赈是俄国救济灾民的重要创举。19 世纪 90 年代初严重饥荒时期，俄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救助：一方面通过国家补贴消除饥荒后果，利用国家粮食基金向受灾省份提供贷款；另一方面鼓励居民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粮食需求，吸引具有劳动能力的受灾家庭成员参加公共工程。

（1）公共工程实施概况

1891 年的危机使得以工代赈成为政府救济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内务部在 7 月底开始讨论以工代赈的各项事宜。内务部大臣杜尔诺沃建议由阿巴扎（A.A. Abaza）主持由内务部长和财政部长组成的特别部长级会议讨论资助公共工程项目的问题。并建议召集了解当地条件的人士与具有管理工程项目经验的人员召开会议研究工程计划的细节。此次会议主要由地方自治局人员和省级官员组成，也包括富有公共工程项目经验的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员，例如当时负责外里海州铁路的建设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安年科夫（Mikhail Nikolaevich Annenkov）将军。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08.



1891年12月2日召开的省长和省级代表会议讨论了与公共工程建设的相关问题。在首次会议中,代表们很快同意将铁路建设和水利枢纽建设纳入公共工程项目。在大多数代表看来,政府目前的任务是“立即为有需要的人口提供救济,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考虑那些中长期的战略项目。^①代表们意识到,由于仅有1000万卢布可用于公共工程项目建设,势必限制公共工程规模。^②因此,一致认为重点应该是林业和道路的维修和建设。同时,会议建议公共工程必须接受中央管制。

会后,安年科夫被赋予了对公共工程进行管理的广泛权力。但他受阿巴扎主持的特别会议的全面领导和监督。所有的工程计划以及财务预算都必须及时提交特别会议批准,在没有特别会议允许的情况下,工程建设方案不应被改变。在各省,安年科夫掌管着公共工程项目的方方面面,若其不能直接负责一个具体的项目,安年科夫有权任命一个人负责,但安年科夫将承担最终的责任。

12月18日,由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杜尔诺沃、主计长菲利波夫(T. I. Filippov)以及主席阿巴扎组成的公共工程特别会议进行了第一次会晤。会议讨论了哪些项目应该立即实施。会议认为最理想的项目将是那些成本主要由工资组成,且建材消耗较少的项目。另一个主要考量因素是项目应当具有真正的公共意义。会议认为,道路建设和维修将是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工作和改善当地运输的极好手段。为此会议决定拨款145万卢布,项目成本约5000卢布每俄里。会议对其他工程项目进行了审议,其中包括建设粮仓、教会学校和谷物升降机。^③

此后,会议转而讨论为大型林业事务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安年科夫将军提议从公共工程的资金中支出3175000卢布,用以支付砍伐国有林地所需的成本。同时建议出售这些木材,认为这一业务的总收入将超过600万卢布,国家将获得300万卢布的利润。^④此外,如果该业务由私人承包商进行承包,政府不但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还将获得更多的收入。安年科夫指出,林业项目完成后,其期初成本可以用于其他公共工程,而利润将上交财政部,用于饥荒救济。

在获得会议对林业项目的支持后,安年科夫概述了计划的一些细节。他建议在受到严重破坏的省份进行大部分公共工程项目建设。但为了保证项目的利润,必须在一些不受饥荒影响的地区开展林业经营,即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弗拉基米尔省。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5.

②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5.

③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8.

④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8.



会议授权这项措施，因为它意识到虽然这项措施将会令部分救济资金用于不需要的人，但能够令饥荒地区的工人进入收成良好，食物丰富的地区，因此可以弥补上述缺陷。

后续会议敲定了其他工程项目的细节。会议决定拨出 220 万卢布用于在饥荒地区建设谷物升降机。200 万卢布用于黑海沿线的诺沃罗西斯克到苏胡姆的铁路建设。^①从表面上看，这项措施违反了公共工程的建设原则；从原则上讲，公共工程要集中在受灾地区。不过，由于高加索地区的丰收，导致了许多饥荒省份的工人向南寻找工作和廉价的粮食，所以会议对原有计划进行调整。会议认为，局势的变化使得该地区需要进行某种公共工程建设，不仅要为饥荒省份的难民提供工作，而且要鼓励受灾地区的农民来高加索谋生。

1892 年和 1893 年上半年，安年科夫和他的同僚们努力把公共工程特别会议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然而，尽管他们努力办事，但以工代赈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事实上，为减轻农业收成灾难的影响而采取的所有政府措施中，只有以工代赈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失败。

（2）失败原因

在公共工程项目中，第一个主要的缺点是工程运营时间的安排。在 1892 年的头几个月之前，这些项目的详细计划都还未制定，因此，以工代赈在 1892 年的夏季和秋季之前并没有全面展开，以至于整个公共工程项目的实施错过了灾民最需要救济的时间。许多工程匆忙上马并且管理不善，许多施工人员并非灾区人民，许多工程建设项目如教会学校和谷物升降机，由于迫切需要雇佣专技人员，所以并没有使广大贫穷、非技术型的农民受益，而专技人员对政府援助的需求较之那些农民而言却少得多，总之，以工代赈没有帮到最需要救济的人民。除此之外，以工代赈项目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因其雇佣的工人人数很少（约 10 万人），这 10 万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整个公共工程项目实际花费的 1500 万卢布中，工人工资只占了一小半（约 600 万卢布）。^②

一些项目管理人员往往忽视雇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工作地点往往与工人居住的地方相距甚远，他们不得不步行好几里去上班。当农民抵达工地时，经常发现工作条件极端困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没有工作岗位。一名观察员描述了在诺沃罗西

^① Francis Brewster Reeves,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My Mission to Russia During the Famine of 1891-1892, with Data Bearing Upon Russia of To-Day*, New York: General Books, 2012, p.89.

^② Francis Brewster Reeves,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My Mission to Russia During the Famine of 1891-1892, with Data Bearing Upon Russia of To-Day*, New York: General Books, 2012, p.112.



斯克到苏胡姆的铁路建设中寻求就业的工人的命运：“数百名工人在海岸等待就业……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将被驱赶，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工人。所有工作都已经被之前抵达的人抢光。由于没有工作，没有面包。农民不得不通过卖衣服去勉强度日并欠下债务……很多人浪费时间寻找工作，往往为了一份工作等待好几个月，而辛苦等来的工作往往只有一个半月的就业时间并只能赚取 10-15 卢布。在许多情况下，工人会被拖欠工资，农民经常被迫两三天没有吃食。鉴于这种情况，无疑许多工人会身体虚弱，营养不良，染上疾病。”^①

公共工程计划的主管人员并不胜任工作，致使工程实施起来不如人意。尽管安年科夫对整个项目充满热忱，但将军并不善管理。安年科夫缺乏对省级代理人的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常导致不必要的金钱和工人劳动力的浪费。在很多制定项目细节的重要关头，安年科夫没有与省长、省级官员、地方自治局和地方慈善团体进行合作。他最关心的项目是林业经营管理，预计国家利润将达到 300 万卢布。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国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利润，在拙劣的商业运营下，木材销售未能抵消雇工成本，相反国家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整个林业计划的成本超过 400 万卢布，远远高于预期的 3175000 卢布。^②

安年科夫的失败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当饥荒危机消散后，1893 年 8 月至 1895 年 12 月，安年科夫作为公共工程方案的主要领导人经受了长期而详细的调查。调查认为，他的人格并不存在问题，主要错误在于能力不济导致的经营不善。由主计长和司法部长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发现，安年科夫滥用权力，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开展了一批公共工程项目建设。这些未经授权的项目花费约 350 万卢布。^③除此之外，安年科夫在国营森林砍伐事业方面的管理不善导致了严重的财政损失。根据调查委员会的结果，安年科夫受到大臣会议的谴责，虽然他应负刑责，但对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毫无疑问，安年科夫将军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以工代赈的失败负责，但他并非造成灾难的根源。公共工程项目的失败证明了俄国政府在饥荒期间面临的主要问题，即缺乏足够的应对危机的管理机制。公共工程的基本理念非常美好，但现行的饥荒救济制度并没有将提供就业纳入常规救济行动，所以没有现成的公共工程计划可以实施，也没有管理工程项目的机关。危机发生时，这些行动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20.

②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22.

③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22.



完成，而工程项目无法通过常规的行政渠道进行管理，使得整个项目都得由一个人对各方进行指导，即使拥有强大才能的管理者也注定要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

可见，沙皇中央政府在救济系统中处于中枢地位，是救济信息的中转站。同时，它又留给地方很大的自主空间。由于种种原因，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使 19 世纪俄国内务部的政令不能通行全国，加之内务部与其他各部及直属机关的复杂关系，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网络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救济行动困难重重。

（二）省级机关的救济行动

仅对中央政府的救济行动进行考察很难对此次饥荒的救济行动有一个完整的认知。救援工作的真正重点，特别是在 1891 年秋天之后，主要在于各个受灾省份的救济行动。由于关于各省救济行动十分庞杂，本文将主要考察下诺夫哥罗德和喀山两个省份的救济行动。

下诺夫哥罗德和喀山这两个省份集中反映了受灾省份的许多问题。正常情况下，下诺夫哥罗德和喀山这两个农业省的粮食生产能够自给自足，然而最近一系列的不良收成破坏了农民的生活。当饥荒发生时，两省的农民不得不依赖地方自治局和中央政府的援助。虽然两省的经济状况相似，但他们各自省级行政机关的反应却非常不同。两省的救援行动中，很多独特的地方问题和冲突开始显现。它们遇到的困难是整个俄国所面临困境的缩影。

由于省长在各省省级官员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他在省级机构的救援行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食品供应方面来讲，省长的法定职能主要是负责监督。但鉴于省长的权力和声望，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在各省发挥核心作用，因此省长在危机时刻将成为地方救济行动中的主导力量。由于在 1891 年饥荒中，地方资源往往无法应对危机，因此必须向中央寻求援助，这使得省长的地位进一步加强。省长成为内务部与地方自治局之间上传下达的重要纽带，他们将这些地方机构的要求上报内务部，并对地方的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将内务部的命令传达给地方自治局。随着夏季的到来，省级食品供应组织、私人慈善组织和地方自治局救济管理机构陆续建立，省长所负责的事务更加繁杂。理论上讲，副省长和其他省级官员应帮助省长分担其工作，但俄国的独裁传统使得这些官员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在危机期间，大多数省长往往不太依赖其他省级机构和官员。因此，救济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长的个人行政能力。省长精力充沛、能力不凡，则救济行动就能有效进行；省长性格愚钝、敷衍了事，甚至对本省的救济需求视而不见，那么灾难就会发生。组织和



指导救援工作的能力对于省长来讲十分重要，这种能力的差别导致了喀山救济行动的失败和下诺夫哥罗德救济行动的成功。

喀山是俄国受灾情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省长波尔塔拉斯基（Poltaratskii）和地方自治局几乎无力应对灾难。省地方自治会于7月初举行会议，参议会和多数代表就向中央上报的救济金额产生了很大分歧，参议会认为县地方自治会提出的援助请求超出了实际需求，应该对拟议的救济需求适当削减。然而，省地方自治会认为，参议会对救济需求的削减太严重。喀山地方自治局要求向中央贷款500万卢布，省长波尔塔拉斯基的立场并不明显，但他很可能支持参议会的意见。^①无论如何，对喀山地方自治局的初始拨款（1891年7月11日）仅170万卢布。地方自治局在夏季提出了更多的援助请求，到十月份该省共收到300万卢布。^②整个夏天，省长波尔塔拉斯基几乎没有动员该省迎战即将到来的危机。他认为情况不如报告描绘的那样严重。因此，当一名地方长官向他发送紧急电报，请求将种子更迅速地输往该地时，波尔塔拉斯基延迟四天才将这个请求传达给参议会。省长的这种不作为使得省内许多地区的灾民忍饥挨饿。在许多地区，种子贷款没有及时发放，这使得整个冬季多达三分之一县的粮田没有播种。

到1892年初，喀山的局势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主任特罗伊茨基(N. Troinitskii)参观了伏尔加河流域，发现喀山仍然没有准备好迎战饥荒，政府对饥荒的情况知之甚少，缺乏行动方向。在他向该部提交的报告中，他写道：“省长对省内的经济活动放任自流，缺乏管制。他对饥荒疏于了解与防范。在其治下，甚至各县机构的活动已经呈现出独立性，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③特罗伊茨基指控省长没有对地方自治局提供适当的指导，导致省参议会不能确定如何采取救济行动。在他首次报道了喀山的情况一个月后，借省内考察之机对喀山的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特罗伊茨基在1892年2月底提交内务部的两份报告中重申了他的看法，即波尔塔拉斯基省长的无能是妥善处理该省救济工作的绊脚石。特罗伊茨基认为，省政府必须发挥更加重要的监督作用并加强对地方长官的指导。

特罗伊茨基向内务部提交报告后不久，波尔塔拉斯基视察了该省的七个县。他的目的是收集各县灾情和救济信息。在每个县，他召集首席贵族、参议会主席、地方长官、县警察局长和税务检查员，以帮助其更清楚地了解情况。省长发现各县的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26.

② Francis Brewster Reeves,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My Mission to Russia During the Famine of 1891-1892, with Data Bearing Upon Russia of To-Day*, New York: General Books, 2012, p.119.

③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28.



救济方式差异很大，他指出，地方机构的能力各不相同，要实现更大的团结和有效率的救济，但同时也敦促地方官员令粮食供给贷款数额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尽可能最小化。省内的救援工作在省长视察后似乎有所改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特罗伊茨基的最后一次报告中推断出，该报告指出当省长开始意识到该省的困难时，他就为饥荒救济做出了努力，派出工作人员调查并在必要时采取补救行动。

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省长 N. M•巴拉诺夫 (N. M Baranov) 与波尔塔拉斯基的冷漠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本省的饥荒救济工作。在 1891 年 5 月，巴拉诺夫就对该省蔓延的农业危机日益关切。月底，他开始搜集有关局势的详细情况，并上报内务部说明该省可能存在严重的粮食供给困难。6 月 6 日，巴拉诺夫认为危机即将发生，因此他果断动员该省进行反抗饥荒的斗争。当天，巴拉诺夫给该省三名最重要的粮商布格诺夫、布林诺夫、巴什基诺夫先生致信。告知他们有关该省的情况，并要求他们分别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运送 5000 袋黑麦面粉。^①他许诺这些商人能够从拨给地方自治局的资金中领取报酬。与此同时，巴拉诺夫向受灾地区的首席贵族和地方长官发出电报，告诉他们粮食很快就能应付危机。巴拉诺夫敦促地方长官与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人在工作中加强团结。为了便于购买抵御饥荒所需的粮食，省长会晤了地方的商人委员会，要求其帮助防止投机活动。最后，巴拉诺夫与中央联系，向他们提供有关灾情的最新情况，并要求资助粮食购买。这些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7 月 1 日，当省地方自治会议召开时，巴拉诺夫表示该省能够提供 100000 普特黑麦面粉和 100 万卢布的政府信贷。^②在 7 月份，近 15 万农民获得了粮食供给贷款。

在 1891-1892 年的危机中，相对巴拉诺夫的积极应对和波尔塔拉斯基迟缓和消极而言，大多数省长的行事作风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他们也参与救济行动，巡视各省灾情，寻求地方自治机关和私人慈善机构的配合，在多数省份，虽然省长常常对地方自治局的援助需求的准确性提出质疑，并且倾向于通过行政机关开展工作，但他们很少试图将地方自治局排挤在救济行动之外，地方自治局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常常发生在县一级，省长和省地方自治局之间的直接冲突十分罕见。很少有省长试图像巴拉诺夫那样完全主导救济行动。^③大多数省长对救济行动的立场类似于坦波夫省长罗卡索夫斯基所表述的那样：“为如此庞大的受灾人群提供救济是一项十分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30.

②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31.

③ 省长巴拉诺夫欲将整个救济行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尽可能的将地方自治局排除在救济行动之外，因此使得行政当局和地方自治机关的关系比较复杂



艰巨的任务，必须通过多元化的渠道来完成。”^①省长主持的食品供给委员会作为救济工作的指导机关由行政单位和地方自治局组成。省和县地方自治局则根据地方需要，政府的要求和省级地方自治局会议的决定负责管理和分配救济资金。同时，要求地方官协助地方自治局在各县进行救济。

多数受灾省份往往采取这种多元化的救济方式。尽管缺乏集权主义的优势，但这种方式则避免了政府和地方自治局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但是，中央政府和大多数省长也认为，只有通过官僚手段，才有可能有效应对危机，并赞成令各省的所有要素在国家官员的全面监督下参与救济工作。由此可见，19世纪的俄国政治体制尚未成熟，在面临重大灾情时更依赖于领导者个人的执政能力而非依靠行之有效的行政运行机制，浓重的个人色彩加大了救灾过程中的操作变数，使得本次救灾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

（三）地方层级的救济行动

地方政府作为最直接的救济主管机构，其施政效果直接影响着整个救济大局。同时，其本身的机构设置及地方官吏的救灾思想亦直接影响着当地社会救济力量作用的发挥。就当时而言，地方救灾机构作为地方政府组织机构的一部分，虽属专管，但有兼管之嫌。一些专门的赈济机构，只不过有时因灾于公署内暂设，事毕即行撤销。

地方一级的救援工作质量是整个救济行动成败与否的关键。无论中央官员如何制定总体政策，省级机构采取何种措施落实中央决定，最终负责具体执行的还是各地方政府。制定救济行动宏观方案的圣彼得堡官员以及忙于粮食采购的地方自治局人员处理的都是抽象问题，很少涉及具体事务，但是在村一级的救援人员则必须直面饥荒，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饥荒的真实景象——膨胀的肚子、干瘪的面孔、求助的呼号，他们知道其救助措施决定着上百万人的生死。

尽管县地方自治机关（the uezd zemstvos）、地方官（zemskie nachal'niki）和教区慈善委员会（prihodskie popechitel'stva）分担管理地方救济的责任，但法律没有明确界定上述机构在饥荒救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各地区的救济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与省长一样，救济活动似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人员的个性和能力。在一些地区，地方官特别活跃，他们可能把救济行动的支配权集于己身。同样，一个异常活跃的县地方自治机关官员可能会在危机期间执行领导权力，特别是当地方官无法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35.



完全胜任这项工作之时。在某些情况下，当地慈善委员会的负责人可能会承担发放县地方自治机关和私人募捐物资的任务。通常情况下，上述三者分工协作，但一些职能的重叠也是不可避免的。

地方救援人员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定救济名单。第一份名单在夏秋之际制定出来，它根据村民大会制定并经过乡公所批准。之后，这个名单会被该地区的一名地方会议代表或地方官审查，通常的审查方式是现场检查申请救济人员的经济状况。有时，当地的慈善机构的成员会介入这一审查。在救济基本名单初步拟定之后，定期复查也是必要的。因为在一些省份，随着农民存粮耗尽，以及许多离开村庄到他处求职的农民空手而归，需要救济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地方救济人员资金有限，这使得救济名单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尽管中央政府慷慨拨款 1.5 亿卢布来援助灾民，但仍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受灾人群的救济需求。^①在救济行动伊始，内务部已经严格限制了县地方自治机关的贷款规模。该部坚持认为，政府援助的目的不在于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全面的援助，而是帮助农民度过灾年。鉴于这种情况，救援人员决心排除那些有能力为自己提供食物的适龄劳动人员。这一担忧是反复核实救济名单的主要动机。此外，许多县地方自治机关人员和地方官核查救济名单，目的是将公共援助降至最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这一行径受到各省官宪的鼓励。

一旦制定了救济名单，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监督分配。粮食分配的实际任务通常是由地方政府和村级官员进行。县地方自治机关贷款分配的规则因地区差异而各不相同。不过，所采用的程序与喀山省的斯维雅尔斯基（Sviazhskii）县采用的程序大同小异：每月制定一次有资格获得贷款的人员名单。该名单上，户主名字的背面都注明了该月份该户主所分配的贷款额度。县地方自治机关人员将这些名单上报政府主管部门，并在名单上附言：在某天，他们将会从某个仓库抽取属于某公社的粮食，并按名单发放救济。同时，这一名单也让地方官知晓。当从某个仓库取粮时，村社长老必须以公社的代表身份出席。获取粮食后，地方官必须签收使用证明，证明他们已获得所需物资，且物资质量得到保证。这些粮食将由地方官或其助手以县地方自治机关所拟名单列表中列出的数额分配。从公社收集的签名可知，已经获得物资的公社有义务以集体责任进行还贷。

在与饥荒作斗争期间，县地方自治机关贷款的规模和性质变动很大。1891 年的夏天，贷款通常以种子的形式出现，以确保冬季播种。这时粮食的分发规模比较小。在 7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期间，只分发了 80 多万普特的粮食。这几个月里，受灾地区约有 127 万人，平均每人每月获取的粮食贷款略低于 30 俄磅。农村的粮食贷款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51.



在十月份才正式启动，其后贷款人数稳步上升。到 1892 年 3 月，有 1100 多万人获得援助。^①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获得粮食贷款的人数继续维持这一数字。一般来说，地方救援人员遵循了内务部关于贷款规模的指导方针，每月发出的贷款数是平均每人 30 俄磅。春季，鉴于农民在播种期间所承担的工作量增加，许多省份的县地方自治机关请求扩大贷款规模。内务部接受了这一请求，并允许县地方自治机关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救济。1892 年 2-5 月，粮食贷款的规模普遍超过了内务部原定的规模。随着春天来临，超过 2770 万普特的种子被分发给农民。饥荒结束时，县地方自治机关和行政当局已经分发了超过 1.032 亿普特的粮食。^②

虽然县地方自治机关、地方官和慈善工作者共同分担地方救济的任务，但从几乎所有关于饥荒年份的记载可知，地方官承担最大的救济职责。从机构设置上来讲，法定负责粮食供应工作的地方自治机关与农村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另一方面，设立地方官一职，其初衷主要是为国家提供一个更直接的干预农民生活的手段。在饥荒时期，地方官可用来填补现有地方自治机关在农村机构设置的空白。在救济行动初期，内务部命令各省省长将地方官吸纳到救济工作中，但一些突出问题令地方官履行职能受限。首先，这一官职本身是新设的（1889 年才诞生），许多地方官在饥荒发生的那一年才担任职务。他们通常欠缺治理经验，没有足够的时间熟悉他们的辖区。其次，地方官的权力及其与农村其他机构的关系并没有通过实践明确界定。结果，地方官的职权在危机时期有相当大的模糊空间，他们经常承担法定职能以外的任务。在许多情况下，这导致了地方官和县地方自治机关之间关系紧张，甚至造成与上级官宪的冲突。

由于地方官的职权相当大，因此其个性与能力与辖区救济行动的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总的来说，省长、内务部官员、特委会的代表以及县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一致认为地方官的设置在救济行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坦波夫省长罗科索夫斯基（Baron Rokasovskii）写道：“必须承认，只有存在负责的行政单元（这由地方官所代表），才能使县地方自治机关来完成确定人民的需求这一艰巨任务，并正确、公正地分发粮食和种子贷款。地方官在私人慈善事业上为各省提供了同样重要的服务……在他们的辖区，地方官是慈善工作的中心和精神支柱，并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方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③

①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52.

②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53.

③ Richard G. Robbins,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54.



当然，诸多记载表明地方官也会滥用职权并阻碍其他机构的救济工作。一般来说，向上级官宪（通常是省长）投诉地方官的非法行为会导致投诉者下场凄凉。盖因省长控制地方官行动的权力相当有限。地方官由沙皇而非省长所任命，后者不能随意罢免他们。如果某个省长和地方官之间发生冲突，这些地方官可以与省长分庭抗礼。传统守旧的思维观念也直接影响着当地官吏对救济工作的态度，他们更在意的是秩序而非灾民的安康。正如马夫·菲洛索夫给巴拉诺夫的信件中所提到的，鲁科雅诺夫斯基县的官吏首先关注的是受灾农民发生暴乱的可能性，他们对此时刻保持警惕。此外，该县一直恪守对沙皇的财政义务，重视财政，轻视民生，这是当地保守性的反映，也体现在当地官吏对外界插手本地救济工作的排斥，外界的冲击似乎是对该县守旧势力的威胁，他们担心农民受到激进观点的影响。

地方救济系统实系一根由多股细丝捻成的绳子，只有当多股力量和谐地拧在一起时才能发挥最佳效力。救济行动与一般行政事务不同，它关系到千万灾民的性命，赈济人员除需接受专业化的训练外，还需任劳任怨和宽善之心。但 19 世纪的俄国还是一个非法制化的社会，各级官员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职权具有很大的主观色彩，这种弊端政情使救济制度效能降低，灾民风餐露宿、饥寒颠沛的情形与俄国历史相伴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俄国的国家机器无论从其职权的行使还是机构的设置上，均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例如，地方自治机关常受到行政当局的干预且常随专制集权的加强而弱化，地方自治机关权责不清，机构设置缺陷明显，下设机构不够专门化、系统化等。但总体而言，与之前的救济行动相比较，19 世纪末期俄国中央官宪在救济行动中的效能得到很大提升，各职能部门业务范围也逐渐趋于稳定。其在机构和职务的名称、重点的偏重和法制化的程度上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不可忽视。就地方而言，除上述中央机关的变革而产生的连带效应外，由于地方事务繁芜丛杂，各地情况不一，且各省行政当局和自治机关对救济行动具有各自不同的见解，致使地方救灾机构屡屡变更。当时，中央政府对各方救灾力量持一种积极态度。其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地方救济力量的发展以补政府力量之不足，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救济力量予以限制，以防影响中央集权，这种态度下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



四、社会救济行动

在饥荒发生伊始，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社会救济的重要性。当时，俄国的粮食保障系统并未覆盖整个农村，只有村社成员才有资格获得村社粮食救济，而大量的受灾农民却不属于村社成员。大量的社会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救济的不足。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以物质救济为主，精神救济为次。官方救济在饥荒时期主要显示出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与组织优势，而社会救济在 1891 年的救济行动中主要起辅助作用，彰显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一）民间救济

由于政府无法独立承担救济任务，于是在 1891 年 11 月 7 日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公众成立志愿组织来辅助政府救济。就政治层面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它开启了一扇强大的、公众活动和辩论的大门，这是政府无法完全控制的，它使得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府反改革政策打压下沉睡的社会力量再度觉醒。

公众对该法令的反应是积极的。瓦西里·马克拉科夫(Vasilii Maklakov)回忆说：“不同信仰和性格的人们都投身于这场救济事业中。在饥荒年间，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去建立粥厂、帮助医生。在这项工作中，相当多的人永远失去自己的职位和生命。”^①图拉省地方自治机构领袖李沃夫(Lvov)王子全身心投入到救济运动中，过去十年他一直和农民一起生活、工作，此时他像关乎自己生死一般拯救危难中的农民。贵族和公众人物组成了数以百计的委员会，为饥荒受害者筹集资金。女皇的妹妹，伊丽莎白女皇，组织了她自己的救济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了集市，出售农民生产的物品。成千上万的良民积极加入由自由经济社和其他志愿团体组织的救济运动。在公开会议上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报纸在头版以粗体印刷刊登救济号召。学生们也自愿在一个新的“凝聚人心”的组织中从事救济工作。^②

许多医生也自愿加入医疗队。在这些志愿者中，比较知名的是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作为医生兼剧作家，饥荒时期，他放下写作，到莫斯科附近的地方自治机构工作。1892 年 8 月他给一个朋友写信：“我被任命为霍乱医师。我的工作范围包括 25 个村庄，4 个工厂和 1 个修道院。我正在组织安排病床，以及建立庇护所。我很孤独，因为一切和霍乱有关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很陌生。而且需要不断的出行、交谈，忙乱和喧闹的工作，令我筋疲力尽。没有时间写作……农民是粗鲁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imlico, p.164.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imlico, p.164.



的、不卫生并且不相信医生。但我坚信我们的工作不会徒劳无功。”^①

由于俄国的民间力量薄弱，因此民间救济不似官方救济影响深远。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救济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民间救济特有的灵活、便捷的特点使之成为社会良性发展的“润滑剂”。就个体而言，民间救济给予灾民衣食之需，减轻了民众疾苦；从整个社会来说，民间救济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救济机制，减轻了各级政府的救济负担和压力，缓和了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辅助政府解决了灾时的救济问题。

（二）知名人士的救济活动——以托尔斯泰为例

饥荒伊始，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伯爵大声疾呼政府要重视饥荒。1891年11月6日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饥荒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请求政府关注这场危机。在文章中，他说因为富人吃得太多了，广大人民正在挨饿，建议政府进口外国粮食。^②这篇文章被证明是不受政府欢迎的，报纸也因此受到了杜尔沃诺的警告。托尔斯泰认为政府不理解饥荒的真正原因，没有真正了解灾情，也没有处理好救援工作。他希望政府能够派遣官员入驻村庄，根据需要进行明智的援助并收集有效的个人信息，从而积累准确的统计数据。同时，托尔斯泰提议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并规范粮食分配，同时禁止粮商囤积居奇。他还主张在饥荒地区开设足够的免费食堂，并组织现有的志愿者组织配合政府救济。然而，这些建议都为圣彼得堡所忽视。因此，他离开了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前往他的庄园所在地丹科夫斯基地区，开展私人救济。

托尔斯泰的计划是为那些被当局忽视的民众提供尽可能有效的帮助。当务之急是列出准确的救济名单。托尔斯泰伯爵和他的助手不得不亲自去村庄查访每户人家的经济状况，准确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财产状况和所需要的帮助，尤其是儿童、老人和病人人数。制定救济名单后，立即展开救济。

托尔斯泰伯爵的首要工作是建立一些免费的食堂，给最贫困的人每天提供两顿饭。在米尔的会议上，村里的一个平房被选为食堂场地；同时还需要一个合适的人负责烹调；农民则提供餐具和厨房用具等。饥民吃饭的时候给他们碗和勺子。伯爵和他的助手们的指导以及担忧的目光无处不在。在一些村庄的食堂里，除供应面粉食物外，还提供热汤。这些“没有面包的餐厅”是在3月份建立的，此时政府开始每月向每个人分发30磅粮食。^③在这些食堂里，每十个人就分发一定数量的食物，下表列出了食物的种类和数量。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imlico, p.165.

② Jonsson Stadling & Will Reason Jonas, *In the Land of Tolstoi*, London: James Clarke and Company, 1897, p.37.

③ Jonas Stadling, "With Tolstoy in the Russian Famine", *Century Magazine*, (June., 1893), p.255.



表 4-1 食物的种类和数量^①

食物种类	黑麦(淡啤酒)	小麦面粉	豌豆饭, 燕麦片, 或 玉米粉, 果冻(一种 俄国菜)	小米	豆面粉
食物数量	5 磅	2 磅	10 磅	10 磅	10 磅

除了面向成年人的食堂外, 伯爵很快发现有必要建立专门面向儿童的餐室。在俄国, 一般情况下, 几乎一半的孩子都是在婴儿期夭折的, 而在饥荒期间, 死亡率高得可怕。托尔斯泰建立的儿童餐室提供牛奶、燕麦粥、小米、荞麦等食物, 以保障儿童健康。据估计, 该时期建立了 75 所这样的“餐室”。^②

其次, 托尔斯泰大量购买小麦、黑麦、土豆、燕麦、小米和亚麻等作物的种子, 并将其分给最贫困的人群。对种子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农民没有办法为自己提供种子, 还因为大约三分之一的秋季播种作物已经被摧毁, 冰雪覆盖了上千俄里土地。政府对种子的提供也不到位。当然, 伯爵的帮助会使无数的贫困人口得到救助。这些种子的分配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在下一次收获后, 它应该以适中的价格出售, 之后将这笔收入的一小部分上交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将这笔收入用于建立孤儿院。

第三, 托尔斯泰负责喂马、买马。为了替农民喂马, 伯爵建立了一个大马厩, 饲养了 300 匹马; 通过他的努力, 大批马匹被送到了饲料更充足的地方。同时, 托尔斯泰以平均 13 美元的价格购买 100 匹马分配到穷困潦倒的人手里。分配马的原则是: 每一户得到一匹马, 但必须到另外两户无马匹的农民或者寡妇、孤儿的土地上帮助。

此外, 伯爵和他的家人设立了几家面包店, 出售廉价的每普特 60 戈比的面包。还有少量的钱用于迫切的需要, 如葬礼费用。在冬天, 向困苦的农民分配 400 条木头用作燃料, 帮助难民熬过寒冬。^③尤为可贵的是, 伯爵和助手们竭尽全力为灾民提供精神援助。他们以一种友爱的方式鼓励和安慰人民, 常将他们随身携带的大批通俗小册子分发给识字的人, 鼓励人们在逆境中顽强生存。据统计, 饥荒年间托尔斯泰共管理 26 家食堂和面包房、8 所医院、7 所孤儿院。^④

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的救济尽管规模不如官方庞大, 但在社会上同样

① Jonas Stadling, “With Tolstoy in the Russian Famine”, *Century Magazine*, (June., 1893), p.255.

② Jonas Stadling, “With Tolstoy in the Russian Famine”, *Century Magazine*, (June., 1893), p.256.

③ Jonas Stadling, “With Tolstoy in the Russian Famine”, *Century Magazine*, (June., 1893), p.256.

④ Francis B. Reeves,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California: Bibliographical Center for Research, 2009, p.68.



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灾荒发生时，由于缺衣少粮，疫病蔓延，灾民往往大量死亡，但及时的救助有助于减少死亡人数。托尔斯泰通过开办食堂、医院等机构施食施药，使灾民得到温饱，尤其对身体虚弱、贫病交加的灾民来说是一种保护措施，进一步减少了当地灾民死亡的可能。同时，托尔斯泰的救济行动正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自我完善”的一种实践。在托尔斯泰看来，道德的自我完善便是抛弃利己主义，投身到利他主义中来。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他人幸福的权利，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一个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的人，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在于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因此，托尔斯泰热切引导人们“道德自我完善”、“博爱”的思想也得到了传播。

（三）海外救济——以美国为例

1891-1892 年俄国饥荒时期美国的救济显得十分积极。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感念俄国在内战期间提供了巨大帮助，加之俄国曾在美国旱灾和歉收之时伸以援手，因此无论美国政界还是普通民众都十分积极地参与救助俄国同胞，一时间美国的海外救济行动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1. 美国新闻媒体对俄国饥荒的报道

1891 年俄国遭受了严重的粮食歉收，当时美国的报纸都报道说俄国即将迎来一场严重的饥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报道越来越多，俄国的饥荒问题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关注。

在 1891 年 8 月 11 日，《纽约时报》谈到了俄国作物歉收。编辑认为，由于俄国是美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国的粮食歉收能让美国农民从中获益。9 月 6 日《纽约时报》从经济利益转向对农民的同情，在一篇题为《俄罗斯与犹太人的战争》的文章中说道，由于犹太人的跑路，导致粮食的短缺加剧了。作者声称，犹太商人通常会去农村购买种植作物，并进行预付款，大多数土地所有者靠这些预付款维持明年的生计。但在 1891 年俄国的犹太人将他们的财产换成现金藏匿起来或者卷款逃离俄国。因此，大批粮食被留在了田地里。

12 月，《纽约时报》承认俄国灾情的严重性，借此大加攻讦俄国社会的腐朽落后：“饥荒总是能在俄国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肆虐。有时它破坏一个单独的省份，被称作绝食（golodovka），或者被称作从未远离过帝国境内的小饥荒。其他时候都是全国性的饥荒，又叫饥饿（golod），庞大的饥饿席卷俄国大片地区。这次饥荒属于饥饿（golod）。虽然进入本世纪以后已遭受八次饥荒，但此次饥荒无论是受灾面积



还是其惊骇程度，都超过了此前 300 年的任何一次饥荒。”^①

该报编辑在近一个月后同样挑剔地评论道，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说明俄国脱离了文明世界，而其他国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减轻它的痛苦……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一定得到其他国家的广泛援助。他国没有采取措施是对俄国野蛮行为的一种惩罚。”^②

驻圣彼得堡的美国大使查尔斯·埃默里·史密斯（Charles Emory Smith）的述职文件回应了国内的报道，文件详述了俄国饥荒的情形。受影响的地区主要是俄国的心脏地带，位于莫斯科的南部与东部。它沿着伏尔加河由北向南延伸了 500 英里，也从东延伸到西边。在受灾地区超过 2 千万的人口中，在冬季估计有 1372.8 万人需要援助，直至 1892 年的收获季节。据估计，食品救济与公共工程建设的资金成本将比其他国家多出两到三倍，达到 2500 万美元。^③

2.美国民众的捐赠情况

1891 年末，费城成立了俄国饥荒救济特别委员会，由 25 名成员组成，市长是负责人。该委员会积极向民众募集面粉、大米等。同时，费城的富人不吝财帛，连寡妇也参与了捐款，教士、儿童都参与了进来，几乎所有市民都为这一伟大的救援行动作出了贡献。1892 年 2 月 19 日，华盛顿城市纪念日这一天，印第安纳号载满物资，驶向了利巴瓦。铁路公司承诺不管距离多远，都可以免费运输，煤炭公司免费提供船只，装卸工人免费帮忙装卸货物；小商贩免费为工作人员提供食物。所有物资上都应该标注有“救援俄国饥荒，conemaugh 号，费城”的字样。^④这些物资在铁路运输过程中不应收取任何费用。这一天，众多的宗教界人士聚集在港口，天主教、新教、犹太教等许多主教一起为这一救助行动祈祷，鼓舞与激励着工作人员，并祈求风浪可以助船只一臂之力，让其早日到达俄国。所有宗教的美好虔愿，仿佛宝石一般闪闪发光，光线划过了波涛汹涌的海面，照亮了被黑暗笼罩的俄国。

其他地区也提供了援助。密苏里州从西部麦地运来的面包，似乎是农民自发提供的。伯温-怀特矿物公司（The Berwyn-White Coal Mining Company）提供了“足额的煤炭……以及西联汇款，并真实地报道了所有事情”。据估计，饥荒年间美国

① George S Queen, “American Relief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1892”, *The Russian Review*, Vol. 14, No. 2 (Apr., 1955), p.142.

② Harold F. Smith, “Bread for the Russians William C. Edgar and the Relief Campaign of 1892”, *Minnesota History*, Vol. 42, No. 2 (Summer, 1970), p.57.

③ George S Queen, “American Relief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1892”, *The Russian Review*, Vol. 14, No. 2 (Apr., 1955), p.142.

④ Francis B. Reeves,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California: Bibliographical Center for Research, 2009, p.8.



的捐款总额约为\$1000000，足以为 2000 名农民提供一天的食物。^①

除此之外，在救灾募捐活动中收集而来的部分捐款直接送达美国驻俄使馆。大使馆收到了马萨诸塞 1587.08 美元捐款。还有来自纽约商会的 200 英镑，摩门教派的 1000 美元捐款，雪松瀑布俄罗斯救济基金的 2094 马克以及巴尔的摩市的 1000 英镑的捐赠。^②美国人民的救济行动给予了俄国民众极大的精神慰藉。

3. 依特加的救济经历

早在 1891 年 8 月，西北地区的谷物加工业人士就已经知道俄国发生了大规模歉收。威廉 C.依特加（William C.Edgar）是《西北磨坊主》（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一份周刊）杂志的主编，通过一系列渠道了解到俄国农业的歉收，他预感俄国即将迎来一场饥荒。

依特加立即筹划援助俄国的计划。1891 年 9 月 20 号，他向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发了一份电报，提议希望向俄国提供一船面粉缓解灾情，不知沙皇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一星期过后，仍旧没有得到回复，9 月 27 号，他又发了第二封电报，之后使馆官员回复他，大使将此事向政府上报，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1891 年 12 月 4 号，大使亚历山大·格雷戈（Alexander Gregor）回复依特加，表示俄国政府乐意接受美国的援助。

依特加立马草拟了一份明尼阿波利斯潜在有捐助能力的人士的名单，他呼吁这些人士踊跃捐款。他的呼吁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回应，此后，他通过《西北磨坊主》杂志将此呼吁遍及全美。他在《西北磨坊主》中写道：“我们这里谷物丰盈，谷物运输的繁荣使我们的交通系统陷入瘫痪，而俄国却在忍受饥荒……了解到越多，越令我们心痛，只有全世界的人民抛弃成见，团结一致帮助俄国，才能拯救可怜的俄国农民。”^③明尼苏达的州长 W.R.梅里亚姆（William R. Merriam）随后也支持该运动，并任命了一个由依特加领导的州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

依特加继续在这一杂志当中阐释自己的饥荒救济计划。他建议磨坊主们捐出 600 万磅的面粉装满船运到俄国，以解燃眉之急。^④此后，杂志上不断刊登这一任务的进度，刊印捐助人的名字，并请求更多的援助。“这并不仅仅是明尼阿波利斯的

① George S Queen, “American Relief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1892”, *The Russian Review*, Vol. 14, No.2 (Apr., 1955), p.148.

② George S Queen, “American Relief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1892”, *The Russian Review*, Vol. 14, No.2 (Apr., 1955), p.145.

③ William C. Edgar,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p.5.

④ Harold F. Smit, “Bread for the Russians William C. Edgar and the Relief Campaign of 1892”, *Minnesota History*, Vol. 42, No. 2 (Summer, 1970), p.56.



举动，这是整个西北地区的壮举”。依特加在 1891 年 12 月 11 号写道：“所有落基山西侧的磨坊主们，都应该为这项壮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①他不断加印自己的文章，将它们送到超过 5000 名磨坊主的手中。^②依特加的饥荒计划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征集到了更多的钱粮。到 1891 年 12 月 25 号，依特已经筹集了 100 万磅的面粉。捐助人的数量在稳定增长，新墨西哥、宾夕法尼亚的磨坊主都加入了这一行列，既有来自纽约的 5 美元小额捐款，也有来自明尼阿波利斯面粉厂的 112000 磅大额捐助。^③

1892 年 3 月 16 日，亚特兰大运输公司提议用它的蒸汽船“密苏里号”将依特加筹集的钱粮免费运送到俄国。3 月 30 日，依特加一行人到达圣彼得堡，美国驻俄大使查尔斯·埃默里·史密斯在家里接待了他们，并将驻俄总领事克劳福德（J.M.Crawford）和沙皇政府救济委员会特别代表鲍勃林斯科伊（Andre Bobrinskoy）以及许多救济组织的代表介绍给他们。在圣彼得堡的短暂停留中依特加等人得到了很好的招待，新闻界赠送给依特加一个木刻的圆盘，上面有一条面包，一个上釉的银色盐瓶，并附有俄语“患难见真情”。^④

4 月 1 号，依特加等人到达了里加，两天之后“密苏里号”也驶进港口。整个城市张灯结彩，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俄国士兵将美国人扛在肩上。工人迅速开始卸载救济物资，鲍勃林斯科伊和他的同事迅速安排将物资运往灾区。在周一下午的隆重接待之后，4 月 4 号，第一列满载物资的火车出发了，列车插满美国和俄国的国旗，驶向灾区。到星期三，所有物资都已卸载完毕，最后一趟火车也已出发。救济物资装满了 241 个车皮，重达 540 万磅。物资被运往 13 个省份的 75 个村庄。^⑤

物资卸载完毕后依特加没有立即返回美国，而是留了下来，从里加到莫斯科对俄国的情况进行考察。他希望为“那些慷慨捐赠者汇报饥荒的情形，以及救援工作的进展情况。”^⑥他穿过了一个又一个被遗弃的村庄，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在了

-
- ① William C. Edgar,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p.7.
- ② William C. Edgar,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p.7.
- ③ Harold F. Smit, “Bread for the Russians William C. Edgar and the Relief Campaign of 1892”, *Minnesota History*, Vol. 42, No. 2 (Summer, 1970), p.56.
- ④ Harold F. Smit, “Bread for the Russians William C. Edgar and the Relief Campaign of 1892”, *Minnesota History*, Vol. 42, No. 2 (Summer, 1970), p. 58.
- ⑤ William C. Edgar,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pp.29-31.
- ⑥ William C. Edgar,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p.33.



《西北磨坊主》杂志上，甚至还出了一本专著，再次证明俄国的粮食短缺问题比想象的还要严重。饥饿现象非常普遍，大量的牲畜死亡，农民被迫依靠“饥饿面包”维持生存。同时燃料短缺严重，许多人家里都没有柴火取暖，整个屋子非常潮湿，饥寒交迫导致伤寒、霍乱等流行病爆发率上升。在一些地区，死亡率高达 20%。^①

1892 年 6 月 10 号，依特加返回明尼阿波利斯，标志着这一伟大救援行动的正式结束。《西北磨坊主》共接受了 25 个州 450 多个地方的捐助，铁路运输界、出版界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捐助物包括 260000 美元以及 5389728 磅面粉。明尼苏达的贡献仅次于纽约，排在第二位。^②

1891-1892 年俄国大饥荒时期的社会救济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既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也有社会名流的救济，更有海外友人的关怀，对于俄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一方面来讲，对于当时俄国社会中处于无助状态的老人、孩童、妇女、疾病患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减轻了这些群体的痛苦，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同时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1891 年的饥荒，把俄国社会在 80 年代的压抑下造成的消极状态中惊醒起来，各种地方团体通过对地方社会各类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在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名望，其力量并不断的得到壮大，加之政府对基层社会管控的力不从心，令民间力量得以广泛渗透地方事务。

① Harold F. Smit, “Bread for the Russians William C. Edgar and the Relief Campaign of 1892”, *Minnesota History*, Vol. 42, No. 2 (Summer, 1970), p. 60.

② Harold F. Smit, “Bread for the Russians William C. Edgar and the Relief Campaign of 1892”, *Minnesota History*, Vol. 42, No. 2 (Summer, 1970), p. 61.



五、俄国大饥荒的影响

1891-1892 年的大饥荒使得俄国遭受重大损失，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使得俄国人口明显下降，农民生活水平大幅下滑，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扰乱，进而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首先，饥荒令俄国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遭遇了较大挫折，谷物出口的大幅下降令俄国高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放缓。其次，饥荒造成俄国各阶层社会心理发生较大改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影响下，社会思潮日趋激进。而此次饥荒令旧有专制机器的各种弱点暴露无遗，人民纷纷要求对现行土地制度、地方自治机构以及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帝俄的统治根基。

（一）俄国经济的衰退

19 世纪末期，沙皇俄国发生了严重的作物歉收，造成了历史上所谓的“1891-1892 俄国大饥荒”。饥荒影响了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和中央农业区大约 17 个省份，相当于是法国面积的一倍或美国整个中西部地区。受灾地区的 3500 万居民中约有 1300 万人遭遇饥荒之苦，是俄国历史上的悲惨一幕。^①

首先，饥荒造成的最直观的经济影响是谷物产量的大幅下跌。大量事实表明，除南部高加索地区以外，饥荒期间欧俄省份的所有谷物收获量是十年内最低的。将 1891 年的收成与 1883-1887 年这五年的平均收成相比，发现 1891 年的收获比正常年份减少了 26%。1891 年的谷物收成也远低于 1884-1894 年收成的平均水平：黑麦仅收获 70.4%，小麦收成 67.1%，燕麦 75.3%，其他所有谷物收成只达到平均水平的 73.6%。^②由于黑麦是农民的主要口粮，因此黑麦的大规模减产影响尤为严重。将受灾省份的产量与同一地区在 1883-1887 年的平均产量相比，粮食收成下降变得更加明显。黑麦的收获比正常时期降低 55.6%，小麦 55.3%，燕麦 44.2%。^③毫无疑问，上述数据表明饥荒造成了俄国农业的严重衰退。

其次，饥荒造成了受灾地区牲畜的大量减少。受灾地区的牲畜饲料价格不断上涨，干草价格从 4-5 卢布/吨的正常价格上涨到超过 12 卢布/吨，重灾区每吨高达

① William Barnes Steveni, *Europe's Great Calamity: The Russian Famine: An Appeal for the Russian Peasant*, London, 1922, p.6.

② J. Y. Simm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0, No. 1 (Jan., 1982), p.66.

③ J. Y. Simm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0, No. 1 (Jan., 1982), p.66.



30 卢布/吨。牲畜由于缺乏饲料变得十分虚弱，饥荒地区的马匹和牛被迫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即一只马只卖 3-4 卢布，而正常时期的价格高达七到八倍。因此，许多农户家的牛马要么活活饿死要么作为食物被宰杀。^①据报道，1892 年 4 月萨拉托夫只有三分之一的马和八分之一的牛还活着，到 1892 年 1 月，沃罗涅日的 400000 多匹马中 100000 匹处于危险困境，萨马拉省的 160 多万匹马和 80 万头牛饿死，225 万只羊中只有少数存活，坦波夫省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牲畜。与 1890 年相比，1892 年欧俄五十个省份的牲畜数量大幅下降，减少了 310 多万匹马，160 万头牛，600 万只羊和 70 万头猪。这些类别中的每一类大约减少了 10%，马的数量更是下降了 15%。^②在牲畜提供蓄力、食物和肥料的农业经济中，牲畜的损失，特别是马匹的损失，对于农业潜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饥荒引起俄国谷物出口急剧下降。为了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食品供给压力，1891 年 7 月，政府颁布了一项禁止谷物出口的命令。应该指出的是，大规模的出口下降没有发生在 1891 年而发生在 1892 年。主要因为“某一年度的谷物出口基本上在一年的前六个月出口，主要来自前一年的收成”。^③因此，1891 年的谷物出口量几乎与去年同期相当，而 1892 年急剧下滑。表 5-1 显示了俄国在 1890-1894 年期间谷物出口。

表 5-1 1890-1894 年全部谷物出口^④

年份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出口（普特）	418503000	391411000	196422000	404039000	639511000

由于谷物是俄国出口量最大的单一产品，谷物出口大幅下滑将对俄国的贸易平衡产生重大影响。1886-1890 年，谷物占俄国出口总值的 51.2%。1892 年，谷物出口仅占 34.5%。^⑤谷物出口的减少导致了自 1886 年以来俄国最低的贸易顺差，仅为 76036000 卢布，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259000000 卢布。^⑥表 5-2 列举了 19 世纪 90 年代十年的贸易顺差，清楚地显示了俄国的国际收支均衡受到饥荒的不利影响。

① William C. Edgar,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p.48.

② J. Y. Simm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0, No. 1 (Jan., 1982), p. 69.

③ Ministerstvo Finansov, *The Industries of Russia Volume 3*, Rarebooksclub.com, 2012, pp.103-104.

④ J. Y. Simm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0, No. 1 (Jan., 1982), p. 67.

⑤ J. Y. Simm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0, No. 1 (Jan., 1982), p. 67.

⑥ P. A. Khromov, *Ekonomicheskoye razvitiye Rossii v XIX-XX vv.*, Moscow-Leningrad, 1950, p. 474.



表 5-2 1890-1900 年平均贸易顺差^①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285,5	+335,8	+76,0	+149,6	+115,1	+162,9	+103,0	+169,7	+115,2	-23,50	+89,8

从外国购买和装备全国工业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资本积累急需大量外汇，而谷物出口被视作俄国外汇的基本来源，因此俄国工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谷物的出口量。谷物出口的大幅下滑，令俄国的工业化进程一度受阻，虽然俄国依靠国家订货和铁路建设最终摆脱了这一危机，但无疑，这种依赖国家投资的工业结构的脆弱性将长期制约俄国内部市场的增长，使其工业不能有效地与外国工业品及资本品竞争。

第四，1891 年惨重的作物歉收对沙皇财政产生了不利影响，它以多种方式削减了国家的收入，包括受灾地区的税收收入、赎回付款、进出口和国内贸易的消费税和关税。饥荒救济的巨额支出也造成了帝国财政的大量损耗。在 1891 年和 1892 年的饥荒地区，沙皇政府共花费了 19600000 卢布，其中大部分都花费在 1891 年。巨额的救济支出构成了 1891 年国家全部预算支出的大约 40% 和 1889-1898 年的国家预算支出总额的 10%。因此，1891-1892 年的饥荒令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更加疲软。^②

1891-1892 年的饥荒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之为是一场严重的灾难。但政府依旧我行我素，没有进行什么重大的变革。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世界市场的谷物价格自动回升之后，俄国农民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改善。政府这种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漠视，招致了社会各界的不满，在西方处处碰壁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打开市场。

（二）社会力量的发展及社会思潮的激进化

饥荒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整个社会思潮日趋激进化。由于马克思主义能正视饥荒，并合理地解释其爆发的根源，一时间吸引了广大民众，很快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迅速成为民族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建造了社会统计图书馆，专门研究饥荒，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场饥荒的根源在于俄国的腐朽制度，它更多地暴露了疲敝帝俄统治。帝国的普遍贫困和专制制度中所固有的、基本的政治冲突、财政赤字频发，而中央部委，特别是战争部的要求总是优先考虑。帝国政权传统上往往通过粗陋的方式管理地方事务，拒绝在农村地区建立行之有效的国家机构，这才导致饥荒发生。只有推翻现行政权，才能使民众脱离苦难。

^① P. A. Khromov, *Ekonomicheskoye razvitiye Rossii v XIX-XX vv.*, Moscow-Leningrad, 1950, p. 474.

^② J. Y. Simm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0, No. 1 (Jan., 1982), p.68.



以前对马克思主义摇摆不定的社会主义者在饥荒危机之后完全转变了，在他们看来农民循环往复的困境有了解脱之道。曾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彼得·司徒卢威（Peter Struve），发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热情由饥荒唤起：“它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更让我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马尔托夫（Martov）也认为危机使他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忽然明白了之前我的整个革命是多么的肤浅和毫无理论根据，我的主观政治浪漫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面前是多么的矮小”。^②甚至年轻的列宁也是在饥荒之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得追随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民粹主义者之间也越来越团结，他们搁置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歧而集中于民主斗争。因为“新的时代主义之争不那么重要，政治斗争才是重要的……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全国性的。”^③借由饥荒之机，马克思主义迅速将它的革命思想传播给民众。马克思主义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倾向或者新的革命策略，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提出了俄国未来历史发展的根本走向问题。

1891-1892 年饥荒是俄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利达·雅丹（Lydia Dan）所说，它向这一代的青年人表明“俄国的体制已经完全崩溃，整个国家正处于某种危机的边缘”。^④公众的这种政治觉醒是广泛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而这些社会变革是革命的根源。从 19 世纪 90 年代可以看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和伦理的出现都是与沙皇国家相抵触的迹象。独裁专制曾经是俄国唯一有组织的力量，统治着虚弱、分裂的社会，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今的社会关系正在逆转。社会机构日益独立、有序，而沙皇国家日益衰弱、无力控制它们。大饥荒则是这一进程的关键转折点。此时，俄国社会第一次在政治上意识到自身及其权利、对人民的责任以及自治的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俄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刻。

深刻的社会变革把这种公共意识带上了政治舞台。专制政府所组建的社会阶层结构日趋瓦解，而一个新的、流动性更强的社会制度开始形成。作为农民甚至农奴出生的人成为商人、土地所有者、教师、医生、工程师、作家、出版人和艺术顾客。贵族的儿女从事自由职业。商人成为贵族。庄园之间的联合变得普遍。总之，人们既不可能也不想再用旧式的、僵化的术语来定义自己。^⑤这个新的公民社会太复杂以至于不能用“阶级”这一简单的术语来描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于公共服务的概念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界定了公民社会的身份、特性。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67.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67.

③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66.

④ William C. Edgar,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p.167.

⑤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67.



自由主义者谈到为“公益”服务时，表述为“社会”或“国家”，而不是旧日为沙皇国家服务的高尚品德。他们称他们的政治家为“公众人物”。基于知识界理想的政治诉求正在俄国开始诉诸实践，积极的社会运动开始出现，他们反对旧政权，要求独立公民的权利。一场要求自由、公正的革命呼之欲出。

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大学一直是反对沙皇政权的策源地。俄语中的“学生”与“革命者”几乎是同义词。和其他人一样，学生被饥荒所暴露的人类悲剧所震撼。一时间讲堂成为社会主义风潮的温床，革命气氛愈加浓厚。与此同时，俄国潜在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1860-1914 年间，俄国大学生人数由 500 人增加到 6900 人（45% 的女生）；报刊从 13 家上升到 856 家，公共机构的数量由 250 个增加至 16000 多个。^①

革命最早是由一系列的校园游行示威引起的。1899 年 2 月 8 日，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按照惯例将在市中心举办庆祝活动来纪念学校的周年纪念日。但政府下令禁止这一活动。当一些学生试图违抗禁令进入城市时，警察用鞭子抽打、驱逐他们。学生大为激愤，开始抗议罢工，并迅速传播到其他大学。政府逮捕了学生领袖并以其充军威胁前来的示威者。学生们被完全激怒，受到社会主义者的鼓动，开始彻底地谴责政治体制。示威游行一直持续到 1900 年 11 月。教育部长伯戈列波夫

（Bogolepov）于 1901 年 1 月勒令 200 多名学生领袖强制入伍，无情镇压了学生运动。一个月后，一名叫卡尔波维奇（Karpovich）的学生枪杀了伯戈列波夫，公众普遍对谋杀反应冷淡，许多学生甚至把卡尔波维奇视为圣人。3 月 4 日圣彼得堡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首都陷入停顿，3000 名学生聚集在喀山大教堂前面。高举红旗，歌唱马赛曲，高尔基为此发表了谴责政府行为的激情演说。大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对人群中的学生及革命运动的杰出人物表示同情。^②

对许多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同国家的强力机关进行激烈的对抗。成千上万的学生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其战斗先锋组织率先发起了一场恐怖运动，很快就夺了内务部长 D.S.西皮亚金（Sipiagin）的性命。其他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革命学生的真正阵地是成立于 1903 年的解放联盟。解放联盟由司徒卢威所创，是世纪之交时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分离出去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团体。而 1901 年 3 月 4 日的学生运动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和激进化，使其成为 1905 年革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学生作为革命的先锋队，拉开了俄国革命潮流的序幕。

1905 年 1 月发生的“流血星期日”更是促进了 1905 年革命的爆发。1905 年 1 月 16 日，首都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为抗议厂方无理开除 4 名工人而进行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67.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71.



罢工。1月22日星期天，在牧师加邦（Gapon）的领导下，全市14万工人和家属组成情愿队伍，高举沙皇画像和教堂旗帜，唱着颂歌，前往冬宫进行和平情愿。下午两点游行队伍来到皇宫广场，请求停止日俄战争、对政治和法律进行改革、改善工人待遇、缩短工时。加邦牧师的请愿书写道：“圣彼得堡的工人、居民与我们的父母、妻儿，前来向陛下寻求正义和庇护。我们贫困不堪；备受压迫，被迫从事繁重的劳作，遭受凌辱和非人的待遇……专制和暴虐压制着我们。我们没有力量，也没有耐力。我们已经到了可怕的境地，宁可死也不愿继续忍受这种痛苦。”^①请愿人数不断增加，最后竟高达到20万。近卫军和请愿群众在广场上对峙起来，开始对天鸣枪示警，进而对群众开枪射击，结果打死打伤4600多人，约1000人惨遭杀害。^②

惨案的发生激怒了俄国民众，当天晚上圣彼得堡工人就筑起街垒同军警对峙，各地也掀起抗议与罢工的浪潮。短短数月，全国罢工总人数达到80多万，创下了俄国罢工历史上的新纪录。该事件表明，沙皇政府与俄国工人阶级之间再也没有和解的余地。“流血星期日”无可挽回地撕毁了沙皇在许多俄国民众心中历来所珍爱的“慈父”形象，使得沙皇政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最终造成1905年俄国大革命突然爆发。

大饥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社会的走向，使得该时期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心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都对腐朽的沙皇统治愈加不满，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煽惑下，社会中的革命气息愈加浓烈。从学生游行到民众罢工都是1905年革命的预演，预示着沙俄的专制统治终将在革命潮流中倾覆。

（三）农民暴动与土地改革

1861年改革后，农民名义上被解放，而实际上却被束缚的更加严重，赋役及财务压力比改革前更加沉重，人身自由和土地所有权均未能真正实现。沉重的赎买压力，高昂的债务及税负令大多数农民日趋平困。1891-1892年大饥荒时期，农民的生存处境更加恶化，社会革命党人以此为契机，深入乡村宣传民主思想，激发农民的革命意识，煽动农民暴动对抗沙皇政权。

受全国革命浪潮影响，广大农村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暴动。政府的虚弱令农民抓住机会，组织集体抗租，迫使地主增加工资。他们侵占贵族领地，毁坏树木和干草。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78.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80.



初夏时的歉收令农民开始对领地庄园发起全面的进攻，他们劫掠财物、纵火、强迫地主逃离。燃烧庄园的熊熊大火照亮了夜幕，大批马车装满了掠夺来的财物。农民烧毁了大批图书馆及博物馆，劫掠了大批古董珍玩，部分村民甚至抢走名画，波希米亚水晶和英国瓷器，缎面连衣裙和粉末假发。在 1905—1906 年期间，近 3,000 个庄园被毁（占总数的 15%）。大多数暴动集中在农民最贫穷、庄园面积最大的中部农业区。^①

除了暴力运动以外，部分农民建立了大批农会、农业社团和合作社。他们的目标和行事风格通常比大多数传统的村社社员更加温和，这些组织往往吸引那些伴随乡村教育的传播而出现的年轻的、有“自由意识”的农民。许多农会与当地教师和乡村知识分子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往往对农民影响很深，并建立有自己的组织。其中一些组织建立起独立的农民共和国，如哈尔科夫省的苏米共和国。除了土地改革外，他们的目标还包括政治改革、实行法治与宪政以及为农民提供更好的教育。他们的理想是终结农村黑暗、落后及愚昧的状态，让农民融入公民社会。

这些共和国中尤以马尔科夫共和国最为著名。马尔科夫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谢苗诺夫（Sergeid Semenov），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是 1905 年革命期间进步农民的各类运动中最知名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1905 年该共和国在多个地区建立了一种复杂的“农民制度”。该运动由一群来自马尔科夫及其附近村庄的活动家、教师和村民组成，他们自 1901 年以来在该地区的读书俱乐部和茶室里开会，议论时政。1905 年 10 月，农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彻底改革整个政治制度的决议。其要求包括召集国家议会，成年公民的普选权，平等的农民权利、累进税、为无地者分地、普及教育和政治大赦等。农民宣布，直到满足要求为止，不服从现有强力机关，不缴纳税款，也不服兵役。^② 他们选举“共和国政府”，设“总统”（当地公社的长老之一）领导，并宣布效忠农会，实行政权民主化，教会学校国有化。1906 年 7 月，大革命被镇压后，该农民共和国也最终被摧毁。

虽然农民暴动被镇压了下去，但农民与乡绅的关系却愈发紧张。当乡绅回到他们的庄园时，他们注意到了农民态度的转变。旧日的尊敬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对主人的厌恶。1906 年一名地主说他回到萨马拉庄园时发现，“农民的脸上只有仇恨，态度极其粗鲁。”^③ 另一位地主在 1908 年回到他在图拉的庄园时说：“城市的一切似乎恢复正常。但是，农村内部发生了无法弥补的变化。农民憎恨我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84.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85.

③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212.



们，我们恐惧农民。”^①许多地方乡绅不得不卖掉部分地产搬到城市，1906-1914年，乡绅把五分之一的土地卖给了农民；而在1905-1906年革命形势最猛烈的地区该比例接近三分之一。^②

农民起义的不断高涨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席卷全俄的大革命，沙皇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改革迫在眉睫。为维护沙皇专制统治，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斯托雷平实行了土地改革。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都可以将村社份地作为私产予以出售。村社拨给退社农民的土地必须在相近地区，使之可以成为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场。政府通过农民银行贷款给富农，作为购买土地和建立农场之用。斯托雷平的改革，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俄国农村幅员广大，各地情况复杂，各种矛盾尖锐深刻，仅仅几年的改革不可能迅速改善广大农民的境遇，不可能消除几百年的沉痾积弊，短时期改革中的“扶强抑弱”也违背了俄国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传统心理，将更多的农民推向了政府对立面，令沙皇的统治基础更加薄弱，这使得斯托雷平的改革最终没能挽救沙皇政权。

（四）改革地方自治机关体制势在必行

俄国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19世纪60-70年代改革的产物，它既是俄国地方自治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变革的一次重要探索。地方自治机关致力于社会救济、区域交通、农村统计、报刊印刷、普及农学知识等工作。1891-1892年饥荒时期，由于政府依赖地方自治机关作为食品采购和物资救济分配的重要机构，因此地方自治局的权力得以扩大，而救济过程中也暴露了地方自治局从组织层级到人员素质的各种不足，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改革在灾后被提上议事日程。

改革地方自治机关为社会多方人士所赞同。因参加救济活动而被组织起来的医生、教师和工程师，现在开始要求更多的专业自主权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他们希望借扩大地方自治机关权力之机获取更多权益。许多地主也支持对地方自治机构进行改革。地主将饥荒归咎于政府未能保护妥善农民，并担忧贫农会没收他们的庄园财产。于是他们纷纷支持对地方自治组织进行改革以捍卫地方利益，反对彼得堡保守的工业官僚主义对农村的过多干预。开明贵族，如李沃夫继续要求在小行政区建

^① Francis B. Reeves,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California: Bibliographical Center for Research, 2009, p.35.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212.



立包括各阶层的地方自治组织，认为这将有助于将农民纳入地方政府以及召开国民大会。^①

1899 年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人士组建了“聚谈”（Besedac），包括一些最知名的俄国贵族，如李沃夫。起初，聚谈只讨论地方自治组织的事务。但是，1900 年政府的保守立场加大了对自由派的迫害，当局下令解雇地方自治局大会中的数百名自由主义者，这迫使“聚谈”面临严峻的政治问题。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聚谈成为了立宪运动的主要力量，众多的公众人物，从公民领袖到工业资本家都支持、呼吁改革。1903 年立宪派自由主义者多尔戈鲁科夫创建了地方自治宪政主义者联盟，追求促进沙皇政府尽快实施立宪；1904 年成立了更为激进的“解放同盟”。这些进步的政治团体的出现，切实有效的推动了地方自治机关工作的改革和完善。

1902 年新的内务大臣是持开明立场的斯维雅托波尔克-米尔斯基（Sviatopolk Mirsky），他称自己为“地方自治者”，主张建立法治国家，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服务公众而不是沙皇，他希望结束警察专制，消除政府和社会之间不信任的障碍。在米尔斯基的努力下，1904 年 11 月召开了“地方自治局全国代表大会”，103 位地方自治代表聚集圣彼得堡，希波夫（Shipov）当选为主席，李沃夫和彼得卢科维奇（Petrunkovich）当选为副主席。事实上，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国民大会。^②人们将其与 1789 年的法国议会进行比较，尽管米尔斯基禁止对此大加宣传，但全国各地已有 5000 多封贺电。^③公民团体和组织举行会议支持这次大会并要求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甚至最保守的士绅官员及贵族省长，也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大会效仿 1848 年革命之前的巴黎宴会运动，举办公开宴会，发言者呼吁切实进行政治改革。会议通过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决议，要求沙皇政府立即实行宪政、实现普选，吸收各界人士参加内阁，放弃政治高压和军事独裁。

1905 年 1 月 9 日发生了的“流血星期日”事件，给地方自治机关带来了极大的震动。2 月，29 个省地方自治局的一百余位代表集聚莫斯科，举行“二月会议”，要求就农业问题进行改革，同时接受了解放同盟为立宪民主党制定的农业纲领。但是二月会议并没有引起广泛响应，因而在 4 月扩大规模召开“四月大会”。该会议通过决议肯定了人民代表机关的立法权，实行两院制。要求直接选举组成下议院，间接选举组成上议院，上议院的成员应是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的代表。5 月又开会讨论“我们是与历史形成的政权合作，还是与革命和解以此迫使政权让步”。^④会议最

①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69.

②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75.

③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175.

④ 邵丽英：《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 年，第 79-80 页。



终决定派出社会活动家向沙皇政府请愿，希望通过与政权合作的方式协商解决问题。但是沙皇政府对其请愿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答复，使得许多自由派人士开始对政府大感失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地方自治机关的改革告一段落。俄国地方自治机关积极支持沙皇政府参战，充分发挥了其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和民生事务的能力，并建立了全俄地方自治会联盟和全俄城市联盟。通过为战争服务，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和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力空前扩大。

虽然本次饥荒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对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不小影响，饥荒揭开了帝俄社会腐朽的面纱，加速了革命的带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俄国日后的走向。



结 语

1891-1892 年的大饥荒对俄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给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它加剧了社会的动荡，造成上百万人口死于饥饿和疾病，给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冲击。

大饥荒的发生既是天灾更是人祸。尽管本次饥荒有自然灾害方面的原因，有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因素，但是天灾决不能替俄国政府洗脱责任。它在这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光彩，而应负主要责任，难辞其咎。饥荒是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不彻底、国家单纯追求工业化、高压盘剥农民酿成的恶果，也是官僚体系尾大不掉、效率低下的集中表征。长期奉行的榨取性政策造成农业长期落后，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质的提高，最终导致饥荒发生。

俄国官宪对救济饥荒的初始动机，仅仅是由于为国家着想，而不是出于对农民福利的无私关怀，这使得最初的救济行动显得拖沓、低效和吝啬。这种态度造成了危机的加深，从而使得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付出更高的代价。行政当局对自治机关的矛盾态度，也使得自治机关这一救济行动的重要载体处处受限，严重妨碍了救济工作的展开。俄国的国家机器无论从其职权的行使还是机构的设置上均存在的诸多缺陷在救济行动中一览无余。

这场严重的危机结束后，俄国各级官僚依旧因循怠玩，没有做出任何系统性、颠覆性的重大改革，使得社会各界大为失望，整个社会变得激进化。此时在社会舆论中占主流的，已经不是比较温和的自由派，而是激进的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两者对俄国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久不息的辩论。世纪之交的俄国，种种矛盾尖锐深刻，难分难解，积累了太多的怨气和不满，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具有一切末世王朝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政治舆论转化为革命实践往往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含译著）

1. 邵丽英：《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2 年。
2. 宋士昌、王寿荣主编：《干部学习词典》，郑州：黄河出版社，1989 年。
3. [苏]波梁斯基等主编：《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秦文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 年。
4. [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二、中文论文

1. 陈贵元：《1861 年改革：农民的悲喜启示》，《新课程（中学）》，2010 年 10 月 8 日。
2. 刘华云、蒋九愚：《略论阿玛蒂亚·森的权利方法》，《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 年第 2 期。
3. 潘黎明：《俄国 1861 年改革的历史作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5 期。
4. 姚理谦：《1891-92 的俄国饥荒》，《青年与社会》，2013 年第 3 期。
5. 钟建平：《俄国国内粮食市场研究(1861-1914)》，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 年。

三、外文著作（含俄文）

1. Burds, Jeffrey, *Peasant Dreams and Market Politics: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Russian Village, 1861–1905*,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8.
2. Conquest, Rober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Curtiss, J. S.,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 Edgar, William Crowell,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 and 1892: Some Particulars of the Relief Sent to the Destitute Peasants by the Millers of America in the Steam Ship Missouri*, Minneapolis: The Mi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 1893.
5. Emmons, Terence, *The Zemstvo in Russia : an experiment in local self-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Figes, Orlando, *A people's tragedy :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 Penguin Books, 1997.
7. Finansov, Ministerstvo, *The Industries of Russia Volume 3*, Rarebooksclub.com, 2012.
 8. Gregory, Paul R., *Before Comman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mancipation to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9. Gregory, Paul R., *Russian National Income 1885–19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 Jonas, Will Reason & Stadling, Jonsson, *In the Land of Tolstoi*, London: James Clarke and Company, 1897.
 11. Khromov, P. A., *Ekonomicheskoye razvitiye Rossii v XIX-XX vv.*, Moscow-Leningrad, 1950.
 12. Malthus, Thoma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St. Paul's Church-Yard, 1798.
 13. Masfield, G B., *Famine: its Prevention and Relief*,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4. Miller, Burton Richard, *Rural Unrest During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Kursk Province, 1905–1906*,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 Mixter, Timothy, *Peasant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European Russia, 1800-192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 Owen, Thomas C., *Russian Corporate Capitalism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Perestroik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 Pavlovsky, George, *Agricultural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930.
 18. Pearson, Thomas S., *Russian Officialdom in Crisis: Autocracy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 1861-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 Reeves, Francis Brewster,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California: Bibliographical Center for Research, 2009.
 20. Reeves, Francis Brewster, *Russia Then and Now, 1892-1917; My Mission to Russia During the Famine of 1891-1892, with Data Bearing Upon Russia of To-Day*, New York: General Books, 2012.
 21. Robbins, Richard, *Famine in Russia, 1891-1892: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Responds to 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22. Robinson, Geroid T.,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A History of the Landlord-Peasant World and a Prologue to the Peasant Revolution of 1917*,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23. Rock, Bartley, *A province in crisis: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in Tambov provinc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5.
24. Spulber, N., *Russia's Economic Transitions: From Late Tsarism to the New Milleniu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 Srivastava, Hari Shanker, *The History of Indian Famines 1848-1918*, Agra:Sri Ram Mehra,1968.
26. Stadling, Jonas Jonsson, *In the Land of Tolstoi: Experiences of Famine and Misrule in Russia*,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27. Steveni, William Barnes, *Europe's Great Calamity: The Russian Famine: An Appeal for the Russian Peasant*, London, 1922.
28. Volin, Lazar, *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e: Front Alexander II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9. Watters, Francis Marion, *Land Tenure and Financial Burdens of the Russian Peasant: 1861-190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30. Westwood, J. N., *Soviet Railways to Russian Railway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31. Wheatcroft, S. G., *Econo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1860-1930*,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2.

四、英文论文

1. Crisp, Olga, "Russian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Gold Standard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6, No. 2(1953), pp.156-172.
2. Currey, Bruce, "The Famine Syndrome: Its Definition for Preparedness and Prevention in Bangladesh", *Ecologyof Food and Nutrition*, Vol. 7, No. 2 (Feb., 1978), pp. 87-97.
3. Gregory, Paul & Sailors, Joel W., "Russian Monetary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1861-1913",*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6, No. 4 (Dec., 1976), pp. 836-851.
4. Harold F. Smit, "Bread for the Russians William C. Edgar and the Relief Campaign of 1892", *Minnesota History*, Vol. 42, No. 2 (Summer, 1970), pp. 54-62.
5. Hoch, Steven L., "Famine, Disease, and Mortality Patterns in the Parish of Borshevka, Russia, 1830-1912",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2, No. 3 (Nov., 1998), pp. 357-368.
6. Hourwich, Isaac A., "Rus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No. 2 (Mar., 1894), pp. 284-290.
7. Johnson, Eric M., "Demographics, Inequality and Entitlements in the Russian



- Famine of 189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3, No. 1 (Jan., 2015), pp. 96-119.
8. Kropotkin, P. , “The Population of Russ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0, No. 2 (Aug., 1897), pp. 196-202.
 9. Laue, Theodore H. Von, “The High Cost and the Gamble of the Witte System: A Chapter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3, No. 4 (Autumn, 1953), pp. 425-448.
 10. Levasseur, E. & H., R. H. H., “The Russian Fam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55, No. 1 (Mar., 1892), pp. 80-87.
 11. Matossian, Mary Kilbourne, “Climate, Crops, and Natural Increase in Rural Russia, 1861–1913”, *Slavic Review*, Vol. 45, No. 3 (Autumn, 1986), pp. 457-469.
 12. Moon, David,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eppes Vasilii Dokuchaev and the Harvest Failure of 1891”,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5 (2005), pp. 149-174.
 13. Patterson, K. David, “Mortality in Late Tsarist Russia: A Reconnaissanc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 No. 2, (August., 1995), pp. 179-210.
 14. Queen, George S., “American Relief in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1892”, *Russian Review*, Vol. 14, No. 2 (Apr., 1955), pp. 140-150.
 15. Robbins, Richard G., “Russia’s System of Food Supply Relief on the Eve of the Famine of 1891-9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5, No. 4 (Oct., 1971), pp. 259-269.
 16. R., Thomas, “Russia’s Wheat Surplu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25, No. 1, (1935), pp. 21-35.
 17. Simms, James Y., “The Crisis in Russian Agri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Different View” , *Slavic Review*, Vol. 36, No. 3 (Sep., 1977), pp. 377-398.
 18. Simms, James Y., “The Crop Failure of 1891: Soil Exhaustion,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and Russia’s ‘Agrarian Crisis’”, *Slavic Review*, Vol. 41, No. 2 (Summer, 1982), pp. 236-250.
 19. Simms, James. 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Russian Famine of 1891-92”,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60, No. 1 (Jan., 1982), pp. 63-74.
 20. Smith, Charles Emory, “The Famine in Russi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54, No. 426 (May, 1892), pp. 541-551.
 21. Stadling, Jonas, “With Tolstoy in the Russian Famine”, *Century Magazine*, (June., 1893), pp.249-264.